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九十九之一百一

0163690

冊32



163690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九

二十五年

大明正統八年

春正月丁巳朔

上率世子及群臣遙賀帝正御勤

政殿受世子及群臣朝諸道進箋進方物倭人早田光軌藤九郎等幹

采里馬仇音波等隨班獻土物又御勤政殿設會禮宴○戊午知機長

縣事李孝常知沔川郡事金叔篋報恩縣監崔清江辭引見曰爾等往

就乃職其各謹刑恤民○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參詳外方充補甲士試

取舊例永樂八年閏正月受教每年春秋各其守令取才報于監司監

司與都節制使更試一等入格者移關兵曹兵曹又更試啓聞以充甲

士之闕宣德六年正月受教外方取才兵曹更試往返有弊且守城船

軍及閑良人無外方試取之例才與不才皆來京中尤為有弊其營鎮

屬各官守城船軍閑良人內自願人各其官守令每年春秋肄習傳報

監司監司與都節制使更試移關本曹本曹記籍每年更考等第置簿

多上者為先啓聞充補至今依教行之然以外方之人京中來往一時

之小弊選擇禁兵之法不精有戾大體且各道監司都節制使未能盡

知道內之人於都試之際只憑文案呼名試才故奸詐之徒請人代射

監箭官吏各緣人情矢雖不中不及或乘機打鼓妄冒入格者間亦有

之每當下審改試之時體貌短弱騎步俱未中者率皆外方之人以此
觀之則冒名代射情迹現著矣雖皆即令充軍然罷歸鄉里猶帶職銜
其欺罔僥倖之計已成國家陷於術中冒濫之風漸不可長守令以任
一邑境內人民名面才否無不周知自今各官守令每當春秋武才隸
習上等入格者各其名下年歲容貌身體長短備錄報于監司監司及
都節制使憑考取才三等以上入格人亦依守令都目狀例錄其年歲
體貌矢數居鄉春則二月望前秋則九月望後俱遣于京則曹與三軍
鎮撫所訓練觀精加磨勘改試十矢以上方許叙用其中妄冒情迹現
露者及劣弱無勇騎步才疎人令彼司嚴加推鞠請人代射者當身及
代射人依律杖一百論罪身充水軍監箭官吏當該守令監司都節制
使重論科罪若已經赦宥未受職而事覺則勿治其罪身充水軍受職
後事數則追奪告身身充水軍京中充補取才亦依此例五部報于漢
城府漢城府移文本曹本曹又移訓練觀訓練觀取才後本曹改試若
有妄冒代射者則亦依外方例科罪永杜冒濫之風從之○已未 上
謂承旨等曰九公事皆令宦者出納而司謂只掌肅拜單字已有成法
今倭人獻香宦者致誤予問之答云司謂傳授於臣因致錯誤是即宦

者急於出納爾等必授司謂以啓觀此一事其餘可知了欲使司謂不得踵承政院門何如承旨趙瑞康李承孫趙克寬金鈿姜碩德等俯伏謝罪曰近來事有及期而不及授諸中官則或授司謂臣等罪在不赦惶恐無地但本院事劇非一中官所能出納倘有一緊急事既授中官中官或入內未啓或在內親稟他事不得出入又值緊急事若待中官則事不及期臣等以為若非口啓公事則屬諸司謂轉授中官庶幾事不淹滯似為便益 上曰宦者司謂可掌之事區別以啓遂下傳旨曰無取旨無言辭公事令司謂傳啓初 上詰承旨時宦者金忠泣謂瑞康等曰一日萬機一宦者出納勞苦難堪諸公力請于 上得與司謂分掌諸事則諸公之賜也吾輩敢忘其賜故瑞康等冒威力請乃有是命忠喜謝瑞康等○上謂承旨等曰予兩眼不明右手偏痺欲於今春浴于溫井予念前者再浴溫井皆不見效徒勞苦百姓而已不若不為之為愈也將舉何類而又浴乎其停溫井之行瑞康等啓曰臣等近來若遇浴于溫井者則無不問之有全未運身者浴溫井至三年乃愈者沐浴貴於久則見效今年忠清道極為豐稔民無繇役請浴溫井期以久遠如是而無效乃止未為不可上曰予再經沐浴如有效驗不待爾等之請而行矣知無效而強行豈可哉

瑞康等更啓曰 上教曰沐浴後眼頗明尋復如舊臣等以謂浴後頗明是其效也如父浴其明必久矣且 中宮已見神效須限今年駕幸溫泉 上曰予斷不幸矣仍傳旨曰今春等講武勿用驅軍只率禁兵令世子代行○上命趙瑞康成奉祖率術者更相營宮之地于簡儀臺舊基仍謂曰時方多事民未小康又興工役予豈樂為哉慕華館乃迎詔勅之所慶會樓乃集君臣之處繼 祖宗之志而新之多用民力至今悔之又簡儀臺期傳於子孫萬世今遽毀之心甚難焉然人君傳位嗣子不可與嗣王同居一宮且父既薨而母在嗣王安能侍居一宮乎為此欲搆此宮第其地卑下不稱予意其更相之○咸吉道觀察使馳啓今刷平安道流移人自巳卯年以後到接一百九十六戶因其年久男婚女嫁安業居生若不論年限並皆刷還則彼此俱失田土庶不聊生然朝議已定不敢更改今者兩道年歉貧乏之民自本道至江界率妻子裹糧餉充爲失巢請待農事稍稔還本下兵曹○庚申趙瑞康等更請幸溫井不允○兵曹啓平安咸吉道沿邊口子萬戶千戶以其道所居人除授則熟知山川險夷防禦緊緩可以當緩急而京居武士之弊稍除請令其道都節制使以本道所居六品以上有武略解文字可以統衆者搜訪以薦從之○辛酉以安崇善同

知中樞院事李思儉仁順府尹李伯瞻司憲掌令尹士昀守司諫院左
獻紬張義守右獻納李仁和慶源節制使○召持平李示謙謂曰除副
尹德生之妻本是私婢而於庚子年前已贖身爲良德生是柳惕之奴
而歲在癸卯惕出補外寄其母在京通書曰欲以德生贖身爲良惕從之
其母偏聽德生之說欲并德生二子爲良而二子皆辛丑年以後所生
故妄以庚子年贖身退填日月成契券至壬子年惕以德生贖身的在
癸卯訟於都官都官問惕母竟從實以告生二子決給於惕予謂德生
之贖身母雖退填日月子之告狀實悖於理而都官之受理亦非也惕
之告狀雖非而德生贖身之年的非庚子當決給於惕則已夫若惕之
告官似乎母子相訟義不當給則德生之子屬公何如予將此事議諸
政府政府亦以母子之事綱常所係亦不詳議以啓此雖賤人之事
實有關於綱常不可輕易處之其詳辨以啓○壬戌 御勤政殿受朝
忽刺溫指揮色重哥等七人隨班獻土物○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七十
致仕之法已曾受教然大小朝士年滿七十隨即呈辭實爲未便請自
今年至七十例當致仕者本曹相考啓聞施行從之○癸亥傳旨承政
院自今外寄者及出使人拜辭二品以上只許引見○禮曹判書金宗

瑞啓曰今童所老加茂所賜印信大小何以爲之 上曰於平安咸吉
道都節制使之印差小可也宗瑞又啓曰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久
勞于外有子二人年齒俱壯皆未從仕乞授官爵 上謂都承旨趙瑞
康曰後日注擬時啓之○傳旨禮曹曰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
方許婚嫁其中父母年過五十情願議婚者男女年十二以上亦許告
官成婚已曾受教今男女父母俱過五十者乃許議婚未遂情願者有
之今後男女父母中一人年滿五十則男女年十二以上許令婚嫁○
開城府留守高若海卒若海字順平開城府人也年十七中成均試
不赴學成均不習舉業年二十一遭父憂喪葬一遵家禮服闋事母甚
謹以諫院之薦授恭安府注簿歷官至司憲掌令乙巳陞知司諫院事丙
午拜上護軍兼判通禮門事因輪對條陳時弊言甚剴切多所採納累
遷禮戶吏三曹叅議出爲忠清江原道觀察使入爲刑曹叅判司憲府
大司憲不數月坐事罷出判黃州牧使考滿拜仁壽府尹復爲刑曹叅
判以事罷後拜慶昌府尹陞資憲開城府留守至是卒年六十七計聞
輟朝一日致吊賜賻諡貞惠不隱無屈貞寬裕慈仁惠若海賦性倜儻
曾次軒豁不拘小節以論諫爲己任或越位而敢言子壽長壽全○向

化上護軍金古乙都介不禮於禮曹命收義禁府竟罷職○甲子禮曹
啓今來賊萬戶六郎次郎誅依乙卯年例賜米豆五十石及衣服笠靴
從之○乙丑日暈○傳旨吏曹今後上林園忠扈衛福興庫提舉別
坐除司謁司鑰以朝官差之○傳旨兵曹外方城子監築官吏五年內
類圯則依律論罪其不類圯則賞職之法已立近年以來只行論罪之
法而不行賞典殊失勸勵之方各道監築官吏至五年不類圯者磨勘
以聞○賜中樞院副使馬邊者田三十五結及綿布一百匹邊者向化
幹朶里也其族屬及同類人連續投化往來其家其家狹陋不宜贍
視故賜絲布以爲買家之資○戶曹啓平安道公邊昌城朔川碧潼理山
江界慈城茂昌等邑密邇賊穴防禦最緊軍民休息之日常少因此不
得阜盛將來可慮請限五年蠲減貢物從之○丙寅召右議政申槩
左贊成河演左叅贊皇甫仁右叅贊李叔時兵曹判書鄭淵禮曹判書
金宗瑞謂曰馬仇青波屢爲反間頗有勞績也吾乃麼羅可等刷還擄
去人畜亦改有功其議行賞之典以聞仍謂曰碧潼人朴丁告親見新
地鄉等可召丁問之其各言尋訪之策槩等召丁問之丁荅曰退計十
二年間因索策鷹歷窮山偶入一地無慮四十餘戶其長曰金仁祐仁

祐等見我請留之我留浹旬相與飲酒詳問仁祐等根由皆非付籍本國者其地四塞風日和煦只有一徑僅容出入其俗言語飲食室家耒耜之刺與本國無異焉唯種稷粟歲獲豐稔陳陳相因饒富無比我辭還仁祐曰爾若不堪徭役可來與居毋使人知我許諾而還挈家登途欲往居之因迷路誤入他地仍居焉槩等聽之深然其言僉啓曰宜亟尋覓然勢難遙度今皇甫仁將往平安道與都節制使共議施行何如上從之又謂槩等曰今有朴原者又云見新地予聞原之言其疑爲彼土孤軍深入則變故回測勲衆遠行則糜費不貲何以處之其議以啓僉曰待朴原之來更議從之○申槩等請幸溫井甚切上曰予之眼疾迄今轉篤大臣請予沐浴者以往年少有驗效也然予浴溫泉者已至于三別無神效若有其效則不待卿等之請兩行之矣屢行溫井一未見效心甚慚赧予之疾天也溫井安能療予疾乎常念從今以後不出城門之外以避人欺以待天命予志已定然大臣力請予更思之仍命停春等講武○濟州安撫使馳啓今因兵曹移文審旌義縣城內甃無泉脉城南有川水深不竭可移城於此大靜縣城內亦無泉脉邑城之東三十九里許泉水湧出源源無窮敵不能窺可移城於此

且邑城之東十六里甘山里雖東南高山臨壓城中然泉水湧出旱而不渴弓矢不及亦可移城於此又本州東金寧防護所東有牛島距陸地三十餘里又其西明月防護所則西有竹島距陸地二十餘里並皆賊船入寇之處旌義大靜兩縣之間西歸防護所則兩縣遙隔賊船入泊亦為可畏請於此三處築城守禦下兵曹○丁卯以朴安臣為吏曹判書安崇善刑曹判書崔府工曹判書李蕙中樞院使柳季聞開城府留守鄭忠敬全羅道都觀察使金義之江原道觀察使○傳上自禮曹元禮典一款三品外官於兩府使臣現身呈祭狀從沙地出入坐次則南行然吏曹參議以下集賢殿副提學以上衣冠儀物與二品以上無異且待遇之禮亦與二品以上同非他三品之例若除外官則大小使臣不以堂上官待之京外各異誠為未便自今吏曹參議以下集賢殿副提學以上已行者為守令則凡諸禮度一從堂上官例施行以為恒式○女真副司直殷浚波老等七人來獻土物拜浚波老護軍各賜衣服笠靴○戊辰司憲持平李宗謙啓初立行守之法雖政府舍人六曹郎官承政院注書去官亦令授職今注書辛永孫未滿箇月加資去官實為不可上曰永孫以史官拜注書後進者皆已拜參故特命除拜無防於法○己巳日

暈冠兩珥○司憲持平李宗謙啓景福宮 太祖經營制度詳密 殿下
補葺規模極備更無營繕之所且近因年歉民不聊生乞停後宮營建
上曰予今老病豈爲遊宴以作此宮哉爾等不知予意爲是說也其勿更
言○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叅贊李叔時啓倭使頓沙文若問崔浣殺倭
之事則答云非處橫行者論以賊船已曾定約故殺之又問旣無兵器又
有文引何以殺之則答云非無兵器也以此答之何如 上曰以此答之則
言辭無乃不順歟彼倭人向我國如負泰山當寬和以答之仍教曰今欲
更立新法使後人毋如崔浣之事卿等熟議以聞宗瑞叔時更啓曰然則
宜答曰汝國人違約橫行雖云非矣我國人擅殺之亦爲不是夫故國家
逮捕邊將刻問其由以此答之何如且賊謀萬端不可更立新法但橫行
於孤草島者則雖其非處若有文引又無兵器者捕獲啓聞後處置何如
又啓曰右議政申槩謂臣等曰今日日本計告使不來而我國先遣通信使
嫌於事大於義未安又倭人數往中朝若謂中朝人曰朝鮮人到我國則
無乃不可乎須將此意以啓臣等亦謂三島倭人以其被殺於我國深
銜之曩者朴安臣之行欲要害之今亦安知未有如此之事待頓沙文叢
行乃遣通信使何如 上曰通信使不可不遣雖中國知之何害答頓沙

文之辭及捕倭立法事與政府更議以啓○庚午 上謂承政院曰大抵人苦不自知予既老病屢幸溫井皆未見效心甚慚報私念自今以後勿復出入予計已定大臣固請予不得已而勉從之然臣子之於君父珍羞異味爭先供進因而侵擾百姓遂致起怨甚爲不可予欲頓除民弊小安予心其令忠清監司除已備乾物外雖山蔬野菜至爲易得之物勿令供進○持平李宗謙啓江原道前年失稔人民阻飢監司趙遂良救荒之策已曾熟計今以金義之代之新監司不如舊監司之熟慮也且義之素有風疾儻卧一邑非惟不能救荒反生民弊監司年飢則仍等自有舊例請仍遂良蓋短義之也 上曰江原道非舉道失農遂良且箇滿故使義之代之予固知義之宿有風疾若防禦之事則固不能矣粗有吏才可以堪監司之任又有薦之者故命代遂良然予當議于大臣○右獻納尹士昫啓今毀簡儀臺欲建後宮臣等雖未知其緩急然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乞停是役 上曰此臺建於慶會樓不可使中國使臣見之予素有移築之計且衍禧宮樂天亭皆已隔遠予臨御此宮已十六年矣昌德宮尚遠不無弊焉予爲子孫萬世計故欲營是宮耳○傳旨兵曹鈞魚倭船到泊知世浦則收取兵器遞給文引許令孤

草島釣魚已曾立法今各浦萬戶千戶邀功爲要雖有文引無兵器者
妄行捕斬以生釁端自今各浦橫行倭船追捕之時若抗拒則臨機應
變不然則捕獲後啓聞取旨施行○辛未持平李宗謙啓臣等前日啓
辛永孫之事 上教以特旨無防於法臣等更思之立新法欲行之萬
世而無弊也永孫既無功勞未滿箇月而特受宣務且金何金大來全
湖金龜等未滿箇月亦皆加資臣等恐法立未久還即廢矣 上曰全
湖金龜皆以箇滿加資也金何金大來辛永孫以特旨除授矣以人君
而不行特旨則焉能維持國家乎若曰一遵其法則除授之權付諸吏
兵曹矣何必啓達乎古之人君用人或拔於行伍之中拜爲將相以布
衣之士一朝陞爲宰相若用非人則爾等言之宜矣予之用此人豈有
害於法哉宗謙又啓立法特旨皆出於舍上臣豈敢以爲未便但近者
姜孟卿以奉直陞授朝奉以爲不可改授本資前後各異臣等敢請
上曰孟卿以奉直越二級授朝奉故改之永孫以務功授宣教其事各
異其勿復言○傳旨知富平縣事李師孟曰安山郡人堅壽啓水原任
內今音材有小澤其水湧出成泡疑是溫水爾率此令尋訪○壬申御
勤政門受朝○左獻納尹士昉啓後宮營繕非今日汲汲之事也乞

須停罷 上曰予非汲汲爲之若人力不給則當徐徐營造然此役終
不得已也○甲戌刑曹啓義州人朴美朴春等潛往他境其妻子請皆
役爲下三道官奴婢從之○乙亥傳旨咸吉道郡節制使金孝誠曰卿
曾條陳車戰之利然國家本不用此法中國之人亦廢而不行以矣載
稽前古晉景公時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齊侯使賓媚人致賂晉人不
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至唐房瑄與安祿山戰於陳濤
斜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
譟牛皆震駭爲賊所殺傷者四萬餘人房瑄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
騎之爲愈以此觀之雖畎畝橫路車不得行明矣夫以中原平衍之野
而房瑄尚且取敗貽笑後世亦已然之明驗况我國山川高峻道路阻
隔安能用車戰之法乎五鎮城底雖有一二里平易之地然其間豈無
丘陵谿壑畎畝崎嶇之處乎車戰之法不可行也審矣若兩敵相對以
禮相戰則以車爲戰猶云可矣今此野人之爲戰雲合鳥散輕進易退
其來其去莫得知之又安能用車而戰以制其徒乎借曰賊若或聚兵

圍城或行兵掠吾間里奪吾牛馬當此之機我出兵車以截賊陳使賊力分又出奇兵左右夾攻則賊可勦滅而威可振矣此非車戰之利乎然當賊圍城之時雖欲出車以截賊陣我車則重而難行彼騎則輕而快行彼以輕騎更出奮擊我以重車其可乘機應變陷陣於倉卒之際乎或先或後牛不如心一進一退車不能及其為賊之所襲不言而可知矣或者曰車戰之法雖若難行然彼賊出來陝隘之路用車作陣以嚴兵勢當賊之來或出騎兵或放火炮摧折其鋒遮其來路則可除賊人入侵之害而豈無所利乎或者之說似乎近理然彼賊往來無常道路亦非一二安能長設兵車於不一之賊路乎賊來之時雖曰預知又安能及期設車以搃賊人之來路乎儻或及期設車於賊來之路賊以輕騎或上下山坡以壓之或橫出經路以挾之則以我駕牛之車其可及期應變乎反覆籌之車戰之法不特難行反有害焉卿何以謂之可行也其便否利害更加細繹商確以啟姑停兵車之造○忠清道黃澗縣地震○丙子江原道原州寧越平昌地震○都體察使左叅贊黃甫仁叟向平安道○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馳啓今論以幹采里逃移可疑者耀兵示威以折其心臣竊謂允察童倉之逃皆本國豈樂遷離

舊落寄寓滿住我第念前日自作罪惡迫於疑懼不得已而奔竄耳其
管下遺留人口居於會寧境內者或居城底或散布數里之內朝往夕還
會寧軍機動靜虛實備悉知之豈待托獵耀兵然後示威乎且彼人包藏
禍心欲投間謀我則陳師觀兵以示威靈之不可犯而挫計伐謀可也彼
叢爾遺虜亡其酋魁畏首畏尾常恐朝夕莫保內懷疑貳今邊將雖托以
田獵欲誇示兵威無外侮而多張旗鼓鉦角異於平昔則彼必疑之以爲
邊將僞獵陳兵扭我耳目將出其不意掩襲我類其一心以謂兵律雖嚴
豈能窮追我所往由此觀之耀兵示威強使存留形迹尤著非徒無益於
沮挫姦計陰折移徙之心反生恐動疑貳之心耳國家作爲約束嚴立關
防攜其生殺而境內之民猶或逃往他境者有之况無恒業度外之胡虜
乎臣妄謂不可以兵威防其移徙之心也待夷狄之道來則撫之去則勿
追千萬世不易之確論也臣願姑寢耀兵令邊將懋勲撫綏賚與賙給示
以恩信結其懽心且古昔盛時外夷遺子弟入侍中國一代之美事也勿
露存留形跡獎勸遺虜衆所依附者使遺子弟居京侍衛許令父子兄弟
往來相見彼雖犬馬寧不知感留者安心樂業則去者將回心向慕而知所
歸矣是亦羈縻之一端也下議政府○議政府啓前此平安咸吉道充補

甲士取才入格者皆令赴防其道以其到宿之數憑考取才等第叙用已立法矣今改依他道例於京中更試之恐遠道來往防禦疏虞請革京中更試之法依舊例施行從之○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曰平安道慈城人百戶朴原告吉州甲山等處幽深山谷有新地今都體察使皇甫仁往平安道更問原以新地的在之處送原于本道則卿隨宜給原衣糧且擇其知山川形勢兼通女真言語者五六人又擇恒居甲山等處素識道路迂直山川夷險者十餘人皆着胡衣胡冠多備餼糧使與原同往尋訪○丁丑御勤政門受朝○戊寅命晉陽大君璩安平大君瑤右議政申槩星原君李正寧禮曹判書金宗瑞知中樞院事鄭麟趾都承旨趙瑞廉右副承旨姜碩德僉知中樞院事庾順道往尋壽陵山脉○司諫院右司諫慎幾等上疏曰古昔帝王之治莫不以儉約爲重帝堯之茅茨大禹之卑宮皆所以崇儉德也爲治之道舍儉約何以哉夫離宮所以備移御之所也今也內外宮闕已爲極備移御之所庶無不周乃何今日毀簡儀之臺營汲汲建離宮於闕內歟移御必因不得已而舉之雖出於不得已然近年以來或於東宮或於大君諸第尚且無弊豈可別置離宮而後爲之哉且簡儀臺經營民力固已多矣一朝毀之非惜百金於露臺之意也

况國家土木之役無歲無之財用之費民力之困亦且不貲今輕壞已成之臺敢營不忌之宮此臣等所以不敢舍默而仰冒天威者也伏望 殿下庶回剛愎亟停是命以副臣等之望 上曰予以老病且前日所爲亦有悔悟之事以此予欲安靜以居不爲興作之舉然此宮不可不作不得已而爲之獻納尹士昉啓曰臣等不識 殿下不得已之旨矣若以爲移御之所則闕內有東宮城中有昌德宮城外有衍禧宮樂天亭移御之所不爲不多臣等以爲今日之營繕非汲汲之事也上曰若移御他處則侍衛軍士等移徙之弊不小予豈安心移御乎且此舉非爲一身計爲子孫萬世計也如不得已而爲之則可爲之時莫如今日且此離宮非自今日創始 太祖之時已有焉其後不御景福宮故毀之矣今因古基而營之何不可之有且非汲汲速成儻若有弊以待後日徐徐爲之○禮曹叅判許詡啓今者通信使之行實爲吊也帶樂以行似爲未便且此行隨從者甚多除樂工亦去弊之一端也 上曰一二人支待之弊特小事耳且此行雖吊而實爲賀也帶樂以行未爲不可○己卯日暈○左獻納尹士昉啓安不忘危保治之道訓練士卒不可廢也今以六十防牌與船軍營繕離宮非所以燕翼貽謀也且軍資監幾已圯壞不可

不修乎原永興兩大君之第今方營造而功未告訖又興此役臣等恐民力困矣乞停是舉 上曰此宮非爲一身計乃爲子孫計且非汲汲營作因其閑暇徐徐爲之耳士昫更啓貽子孫之良法固非一端豈此營繕乃貽子孫之法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乃止今毀已成之臺營不急之宮誠爲未便且優納微臣之言乃貽厥後嗣之道也乞俯納瞽言姑停是役 上曰計已定矣予不改之○庚辰命禮曹參議朴堧直集賢殿南秀又應教鄭昌孫將崔揚善所言風水之說參考本文定議以啟○以江界府滿浦口子防禦最緊新置萬戶○辛巳傳旨義禁府今後正朝儺禮除女樂皆用男樂○傳旨慣習都監今後處用舞除女妓用男夫○傳旨工曹後宮造成間其他營繕一皆停斷○兵曹啓今幸溫陽海門不遠依舊例當道節制使營屬當番軍士一百名今都鎮撫押領屯於行宮西面十里外待令從之○壬午 王世子引見都承旨趙瑞康右副承旨姜碩德禮曹參議朴堧直集賢殿南秀文應教鄭昌孫及諸術者質議壽陵山穴吉凶○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卿將兀郎都哈萬戶都乙溫等之言啓云幹采里異心逃叛別無功勞并皆受職受賞吾輩未受職賞深悶若依幹采里例行賞則探告賊變

向國効力予惟元郎哈上京者已受職賞未上京人若有族屬強盛不
得已授職者則秘密磨勘以啓○癸未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謹按禮記
大饗既饗捲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儀禮經傳通解賓醉北面坐取其薦
脯以降註云取脯重得君賜鄉飲酒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
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祚階介取俎還授弟
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皆降又聞
中朝元會之禮宴畢公侯以下或以青囊或以手帕包裹饌餘以降叩頭取
出門外授從者乞依古制及中朝之禮大小宴饗既畢宗室及文武群臣
北面坐取饌餘裹以青幅自持而出凡於公宴亦取饌餘以授從者從之○
甲申持平李宗謙請停後宮營繕上曰此宮不可不作予不得已也○命囚
崔沆于義禁府更推捕斬倭人之由○乙酉日暈○丙戌下書雲副正崔
楊善于義禁府壽陵主穴本土落揚善反以坎落妄言求勝且與提調
李正寧鄭麟趾發憤凌辱故囚之○傳旨兵曹宗簿寺前此有服之親上言
願受職者必下兵曹考之兵曹無可考文籍今後并下宗簿寺考其族
屬親踈受職以近作散先後以啓乃下兵曹除授以為恒式○二月丁
亥朔御勤政殿受朝宗貞成所遣而羅沙也文等三十三人隨班獻土物翰

朶里馬仇音波隨班辭以仇音波反間有功別加賞賜○時繕工副正
河福生領船軍一千二百餘名防牌二百餘名往江原道春川等處伐
後宮材福生馳啓驛丞率船軍而來至為稽緩請推劾罪之且詳差
使負有罪者直斷 上命刑曹推鞫驛丞遂傳旨本道觀察使本國人
習性緩弛允所職任悠悠度日僅免罪責間有欲盡其職者務要速成
反有騷擾之弊緩急不中處事失宜今後官營繕提調及監役官等以
為是闕內別例之事允諸役事并令急督河福生亦請推劾驛丞直斷
差使負是則徒欲速輸材木不顧民弊必致騷動予欲並皆不允然
責罰不行軍令廢弛姑從福生之請然此營繕功役至重糜費甚多固
不可遲留亦非刻日及期之事若不及今春則來秋又不及則至于明
春以至累歲固為無妨但以務欲速成加之鞭撻困傷民力予甚軫慮卿
體予懷不疾不徐無弊措置○戊子議政府禮曹啓前日大君及政
府風水學提調同審壽陵時書雲副正崔揚善以壽陵山穴壬落為坎落
又妄謂坤水兌角論其害曰絕嗣損長子以風水書所無不根之辭強辨自
是且其言辭橫悖無禮臣等敢具情由以請但命囚義禁府不許鞫
問臣等竊謂以地理諸書考之未見其害宜令法官將揚善所言質諸

地理諸書辨其是非果誕妄無據則正其妄言之罪書于史策以斷萬世之惑若今不罪之則臣等深恐是非不定衆疑難明如此之輩終無所戒而爭相自用其私智矣推明是非後科罪與否 上裁施行 上曰揚善之狂妄予亦知之已令揚善不復參於大事然揚善豈有他心其所見如是故力言之耳不可罪也前日諭是意于卿等卿等過聽予言又請加罪予亦未知卿等之意也卿等以予爲信揚善乎予不爲是夫有懷必陳人臣之忠也予觀歷代之史以敢言罪人者未之有也揚善之言雖云不順然於所見有不可者故不欲安君上於不可之地而力言不屈難搯李正寧之項而言之未爲不可且地理之說禍福難知注者誠寧之葬並云不利於 太宗太宗不聽卒安享天齡若有識地理者折衷之則言之是非易以辨矣今無深識地理者而皆以揚善之言爲非他人之言爲是李正寧鄭麟趾果有何所見而卿等亦有何所見乎假使參考諸書而揚善之言非則揚善當受誤見之罪若揚善之言是則卿等亦請正寧麟趾而罪之乎予知卿等之不爲是也卿等又言揚善執非敢言釣名求利耳予則以爲不然在 太宗朝敦義門初在仁德殿前若經由李叔蕃家前則往采甚使人皆知之而無敢言者

畏叔蕃也古人云違忤大臣禍在不測楊善苟欲釣名則必妖媚提調
承望風旨猶恐有違豈肯爲國家之事敢與提調抗衡乎卿等必欲罪
楊善者使下官一聽上官之命而不敢違乎是豈國家之利也○刑曹
啓忠清道清風因尹莫同毆殺表弟請依律處絞從之○己丑太白晝
見○議政府禮曹更啓曰地理非無形難見之事也今者壽陵山穴本
是壬落楊善敢以爲坎落至於更相方位而曲直自見則猶曰此亦難
信且以無據之辭妄稱坤水分皆之害尋到坤方而無水面質諸書而
無徵則乃曰吾有心得執迷不改若此者蓋排衆議獨立以要名耳豈
國而忘家虛心以上地者乎借曰楊善性本狂妄不足算也其所言誰
其信之則後有才名過於楊善取信於人者內懷姦計而發如此詭妄
之言其肯謂人將不信乎妖妄惑衆律文所載乞鞫問科罪 上曰所
啓具悉小人孰無要名陰譎之計然情狀未現詎忍逆探其心而加其
罪乎使之言而又從而加罪則後誰有敢言之者乎楊善狂妄予將不
用於大事○傳旨兵曹步甲士試取之法欲於今春試之其先擇身長
八尺以上狀健人步射一百八十步三矢內二矢上騎射三發一中
以上者甲冑帶弓箭箭環刁趨至三百步以三才俱入者試取且試取之

時毋令與人共趨只令獨趨勿論趨之緩急但趨至三百步者取之○
庚寅命都承旨趙瑞康等相簡儀臺改築之地○辛卯議政府禮曹同
議啓以慶尚道處置使前後書狀參考則日本國王嗣位年月差違又
攝政人姓名不同疑有他變且小二殿與大內殿相戰敗績來居對馬
島今還草府則大內殿安危亦未可知請更問後來之倭的知事變然
後遣通信使爲便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近來盜賊興行弭盜之
方不可不嚴本曹曾受教旨再犯竊盜者勿論良賤於各道公邊各邑
假屬爲奴完聚妻子且給閑田使安業居生不得出入守令嚴加考察
冀其自艾不復作賊設法防禁曲盡無遺賊人不改前心或訟途在逃
或至定所而逃中外作賊者率皆再犯之人然無着現之標掩捕爲難
凡盜賊之人再犯而不殺者冀其悔過也既不殺則當以人道待之况
是流離之人宜加存恤而守令不體立法之意視爲文具廢閣不行且
其里人視爲賊人亦皆陵蔑因此假屬之人雖欲改過其道無由不得
安業隨即逃去又復作賊盜賊之行日益滋蔓若禁防不嚴則其害無
窮謹按古制三代以上風俗淳厚亦用肉刑其在宋朝朱文公曰徒流
之刑不足止穿窬之姦一以官刑之辟當之此皆不慘酷也而欲行肉

刑其禁賊之處深矣夫黥面之刑以肘後刺字移刺於面別無加重且
黥面則雖或逃亡人人易知容身無所或有羞恥改過之理捕賊弭盜
之方莫如此法自今初犯竊盜者依律論罪刺字再犯者論罪刺字假
屬官奴三犯者依律處死其赦前後通計三犯者論罪後除刺字及斷
筋分刺竊盜二字於兩臉仍屬官奴其完恤之法申明舉行待其安業
毋得役使曲加存恤令其道觀察使無時糾察如有逃亡人則其里正
長及守令按律科罪今所過各驛關津寺院及道路遇見者皆得捕獲
即付于官更行論罪復定初復之官若許接客隱者及捕獲而不告者
以知情不首律論罪逃亡去處不能捕告管領里正長監考切隣亦行
治罪京中五部漢城府外方監司守令常加檢舉從之○壬辰以金益
生爲中樞院副使李暉刑曹叅議禹繼蕃守司諫院右正言權克和慶
州府尹○宗貞盛遣三甫羅洒毛等四人來獻土物○癸巳 上謂承
政院曰吏曹請罷揚善之職予力言不可予豈信揚善哉禮曹啓揚善
之罪曰初執誤見求勝提調後乃覺非曰予有所心得夫地理之設豈
有心得之理是可罪也予惟揚善庸人必無心得之理然觀聖經賢傳
心得者多矣若曰揚善無心得之理則可曰地理豈有心得之理則不

可且地理之說言吉者必曰子孫吉言凶者必曰子孫凶往者相 獻
陵之時何崙李陽達各執所見爭言利害皆以子孫吉凶言之揚善之
言何可罪也前日子謂不復用之者如壽陵等大事非謂不復用於他
事也今以揚善所言不順若棄而不用是塞後人之言路不可罷職也
○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今卿啓云東良北任吾郎哈阿多吾
率妻子來至會寧願居鏡城吉州之地議諸大臣僉曰阿多吾歸順出
來其情可尚令吉州官將入居人膏腴之田及完具家舍擇給特加完
恤初年可給衣糧又令監司連給鹽醬魚蠶予惟阿多吾歸順出來欲
居內地如不厚待存恤則有違慕義之心可依僉議施行其未盡條件
與都節制使同議曲盡布置○童倉遣阿里等三人九察遣亡乃等二
人來獻土物賜衣服笠靴○甲午管狎官知承文院事卞孝敬賫捧勅
諭帶忽刺溫虜去本國女松加伊回自遼東○乙未傳旨兵曹議者曰
咸吉道都節制使及五鎮諸將各有口傳軍官因本鎮官奴數小以正
軍子弟供其使令不勝賤役愁歎悉深京中軍官實無補於防禦而有
如此支持之弊莫若以此界正軍輪番防禦悉除京中軍官以從民望
庶爲便益其與議政府便否以啓政府兵曹同議啓曰五鎮及各口

予口傳京軍士令其道觀察使節制使分防禦緊慢以啓然後量宜減
數若北青吉州等邑已爲內地防禦不緊其守令帶去京軍士悉皆革
除從之○兵曹啓今行幸溫井後請令大小人負及迺番軍士不得寓
宿公館且侵奪路邊民戶之物者或有之令程驛察訪巡行糾察若察
訪所未到之處則各其守令嚴加糾察如有犯法者察外則禁身察上
則囚其伴倘或奴子從之○上謂承政院曰自今相視地理時干係大
事則勿令崔揚善參之○丙申日暈○丁酉御勤政門受朝宗貞盛所
遣吾羅洒毛等十七人吾郎哈指揮仇赤甫下等七人隨班獻土物○
都鎮撫成達生朴從愚金宗瑞等啓今溫陽行幸只令禁兵百人扈從
臣等竊以爲過少 上曰不爲少也○慶源節制使李仁和上箋謝陞
嘉善○禮曹啓慶尚道觀察使所報敗船溺死興利倭二人令各浦萬
戶收葬致祭其生存五人給與衣糧撫恤入送從之○戊戌左正言尹
沔啓今以盧懷慎授禮賓注簿懷慎曩者敢行僭分之一事厥罪匪輕特
垂 聖慈只奪告身懲艾未久而還給已爲速矣又授此職臣等以爲
不可 上曰爾等之言然矣然非永不叙用之罪且派連外戚故予乃
用之沔更啓曰臣等之請亦非永不叙用也古人惜名分誠以名分不

可亂也懷慎所為僭分越禮罪孰大焉罷職未久懲艾實淺而舉用大
速此臣等敢請之意也 上曰懷慎之罪不可謂之甚大業已用之何
更罷之○已亥 上御思政殿引見都承旨趙瑞康左承旨李承孫
右承旨趙克寬左副承旨金鉉同副承旨成奉祖謂曰本宮之名創自唐
太宗之時及至趙宋亦有之本宮之號自古而然但今本宮長利之名
不美思欲革罷然始於 祖宗之時不能遽革矣姑以十斗加息三斗
異於私家之例何如且奴婢關係至重王莽欲限奴婢之數後人以爲
不可以王莽所爲而并棄之也董仲舒亦欲定爲奴婢之數是乃良法
予欲行之然厭之者多姑停之矣今法公處與本宮相訟奴婢則官吏決
屬本宮而君上一朝或與之宮妾或與之他人於義有所未便且臣民
與本宮相訟者兩皆不是則屬都官異於公處相訟奴婢之例亦爲未
便今禹承珪所訟奴婢以兩造皆不是屬都官無乃不可乎曩者王室
一根奴婢大君各以所聞捕獲役之有違推理悉令告予以屬本宮然
本宮奴婢推捉之例雖同源之人若身不付籍則不受理因此諸大君
可使奴婢或漏落或屬他此亦未便雲巖地蕨會剛甘露此四寺奴婢
予外家遠租所施納也革罷寺社奴婢時相訟者多 太宗皆屬本宮

遺教曰毋給他人常屬本宮予不分於諸君欲以此奴婢花名藏於架閣庫或刑曹爾等其議以聞○傳旨禮曹大小宴饗宗室及文武羣臣自持青幅各就其次饗畢北面而坐取饌裹以青幅自持而出已曾受教其堂上官以上則各就其次掌膳官持青幅置於坐前宴罷後各自北面坐取饌餘包裹仍置而出掌膳官取而授從者○持平李宗謙啓下崔揚善義禁府獄臣等未知所以然既繫於獄則必有其罪若有罪則必明正其罪使群臣曉然皆知之可也且楊善頽鈍之人豈但因禁而懲戒乎請更下彼司推問科罪且今以金何爲繕工判事何居喪奸妓妾行同禽獸不可爲一司之長乞須改授他官盧懷慎前日之罪臣等未知其實然其妾及妾母皆屬官婢則必因女色也懷慎素貪女色在妾無比命給告身已爲太速又授此職尤爲不可乞思其職以爲已過之路 上曰楊善之事予亦不知矣金何之事前以曖昧勿論何至今日而更言乎懷慎之罪前日爾等之所啓也何謂不知也然懷慎孤連外戚且其罪非干社稷近已懲戒故用之耳○左正言尹沔啓繁纓少物也古人惜之倡優后飾先儒慨歎至於我朝上下有章名分不紊懷慎之妾首飾僭擬宮掖罪孰大焉 聖恩偏重只收告身未幾許還

告身又授此職臣等以爲非徒懷慎恃恩而無憚將恐後入慢法而輕犯上曰爾等之言予乃嘉之如有大罪罷之何難懷慎妾之首飾妾毋之所爲但知而不禁罪之耳後人何有視此而效之者乎沔更啓曰懷慎知而不禁厥罪惟均且年少無才淫縱無忌但以威里用之耳乞須罷職以待年長改過而用之猶爲未晚也上曰既已用之何更罷之○宗貞盛遣頓沙文等四人來獻土物賜頓沙文衣二領及笠靴米豆三十石其餘三人賜衣各一領○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投化野人願居本國內地者馳啓京師待回報處置則來往日以或致耕種失時今後有願居內地者則卿等量宜措置擇吉州以南膏腴土田完具家舍使之存接仍計口給衣糧並醬初年耕種時官給人牛以助之俾之安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馳啓斡里都萬戶馬仇音波童也吾大浪卜兒罕等曰會寧節制使待我輩甚薄將欲移徙野人之言雖不足信會寧近處居住野人年凶艱食切欲逃移者殆非一二而邊將之道恩威兼全方可撫綏鎮服慶源節制使李仁和熟知狄情且本邑野人稀少請移仁和於會寧以會寧節制使金允壽移慶源下議政府議之政府議啓曰二人優劣臣等皆未之知但仁和雖少有稟

敵之才其料敵應變則未知其能也然主將必有所見宜從其請從之
○庚子右正言禹繼蕃啓盧懷慎以僭分之事只收告身斯亦幸矣未
幾還給告身又除職事懷慎何所懲戒哉願從臺諫之請 上曰前言
已盡更無他說繼蕃更啓曰懷慎所犯雖少而罪實大焉今不從臺諫
之請懷慎以爲臺諫不足畏罔有悛心乞採臣等之請暫罷而復用之
猶可也命罷懷慎職○禮曹判書金宗瑞啓頓沙文言前年八月本島
人三十八名因釣魚賫文引到泊孤草島近地把海官拘執繫獄因盡
奪其物實爲已甚時崔沆已繫義禁府命并推鞠其由○咸吉道都節
制使金孝誠馳啓臣伏覩內教 聖訓昭明無復可言然臣承命不可
不言車戰之法大槩載在前啓臣謂自古浴革固不侔也本國雖不用
此法中國之人亦廢而不行當今新邑備禦之策莫若車戰之爲愈也
野人雜處變在朝夕南北風土各異自南入居之民馬匹生病比比有
之人多馬少徒以馬兵分處守禦則兵必寡矣兼以步卒乘車用之則
兵必多矣此新邑所以用車戰之大要也無馬新徙之民勒令備馬往
往逃避者亦或有之如此之弊亦不可不救此用車而恤民之大節也
唐房瑄與安祿山合戰之時牛皆震駭取敗貽笑臣所未詳然恐房瑄

素不馴牛之所致也。如以房琯取敗爲咎而不行車戰之法，則然矣。允
兩敵捨車全以騎步合戰，而亦無兩勝兩敗之理也。其取敗之後，不用
騎步之兵乎？然則兵家勝敗非特器械之致，然乃將之明不明也。我國
山川高險，道路阻隔，安能用車戰之法乎？此非臣所啓之本意也。臣再
行新邑，其地近於賊穴，遠於救兵，故欲於新邑城外平易之地，用車戰
之法，以安新徙之民，漸除南道，赴防軍士而已。不欲長驅於高險之處
也。又太公兵法曰：九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將明於十害，八勝敵
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全必勝。其十害之中，山川高險，歷歷可
考。晉馬隆之討涼州也，作偏箱車，轉戰千里，遂以克敵。其千里之內，豈
無畎畝崎嶇之處乎？五鎮城底雖有一二里平易之地，然其間豈無丘
陵谿壑、畎畝崎嶇之處乎？臣竊謂五鎮居民常用車子，今小兵車獨不
行於其間，我今此野人之爲戰雲，合鳥散。臣竊謂雖野人長於馬利，乎
速戰焉能飛去乎？故臣以戰車欲補騎步之兵也。或先或後，牛不如心
一進一退，車不能及其爲賊之所襲，不言而可知矣。臣竊聞爲將之道
貴夫知彼知己，慮善以動，又聞賊術若其勢弱，則必依木石務於逃北。
人先依木石，則彼必避而去之。安能襲我，俱載五兵之車乎？有可爲之

勢戰車與防牌騎兵相爲表裏擊如雷霆則其將可擒矣假襲我車乎
賊來之時雖曰預知又安能及期設車以搯賊人之來路乎倘或及期
設車於賊來之路賊以輕騎或上下山坡以壓之或橫出經路以夾之
以我雍容駕牛之車其可及期應變乎臣聞步貴知變動騎貴知別徑奇
道車貴知地形三軍同名而異用也今何以戰車對賊之輕騎橫出經
路乎用車必於地形臨時布置兼用騎步之兵何患應變之難乎賊若
蕩蕩無慮上下山坡則前後不相續破之必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臣推此義以謂民惟新邑之本本固新邑寧故新邑備邊尤不可不
嚴也臣以此爲車戰之法爲可行下兵曹○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全
孝誠今卿啓云本國所居幹采里兀郎哈等因前年失稔願受還上若
不給則不能繼食移去深處賊穴後日成群來寇可畏請以種子口食
稱爲還上樽節以給至秋可以還納者則徵納未納者則毋令一時脅
納隨宜懲納何如予將卿所啓議諸大臣僉曰以富居鏡城倉米穀隨
其飢困分給多不過三百石其還納之時可依所啓施行卿其知之曲
加措置○又傳旨金孝誠曰今卿啓云遣人于幹采里豆里萬部刺探
去留豆里萬等八人並皆隱伏尋出射之今已發兵更捕之非特此輩

輦翰采里等絕食逃移者或有之今後當遣人捕之又若懷詐不服射所遣人則我亦欲加兵斬其巨魁以沮逃移之心然雖或追捕而還邊郡糧餉不敷未得周給佯若不知何如予將此意議諸大臣僉曰豆里萬則捕獲啓聞後將更議之其他逃移人追捕之時彼人雖或發箭先射姑勿逆戰射殺舉義開諭曰汝等素蒙國恩又承朝廷之命完恤汝等無所不至何故無因逃叛因劫取妻子財物牛馬而還彼將自來如有拒命逆射橫悖已甚者臨機處置爲便卿其知之如有未盡之事更加商推○義禁府啓全羅道處置使李恪馳報崔浣捕倭之事不用意覈實請逮捕推問從之○司憲府啓楊孟糾專擅母之奴婢土田且其母索取奴婢文契而不許及母告狀則謀欲免罪妄以母意申訴請依律杖一百徒三年從之○辛丑加設宗學官負四人○司憲府上疏曰茅茨土階帝堯之所以致治惡衣卑宮夏禹之所以克儉此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恭惟我太祖定都于漢創立宮闕其經營制作之方極爲周密今我殿下思弘祖業悉添補造巍然有萬世太平之宮闕固無可議之處且近年以來農事未實而黃海平安江原咸吉等道年前失農尤甚今於慶尚全羅咸吉平安等道及開城府修立影殿乃於平安

道又有築城之役而民力不得休息當此之時闕內營繕不可並興况
簡儀臺 駁下敬天勤民之所不可輕易壞之也今其壞之而別立新
宮臣等未知其可也且役民重事不可輕舉也伏望法 祖示經營之
制守 祖宗已成之宮亟停是役以慰臣民之望不允○送三綱行實
戒酒書于咸吉道慶源慶興會寧穩城鍾城富居○咸吉道都觀察使
鄭甲孫馳啓今承傳旨新地尋訪人衣冠糗糧已令預備但前此金希
達李貴韓石金等皆云見新地竟無其實道內捕貂鼠者吉州甲山等
處幽深山谷無不周知而無一見新地者則新地有無真妄難知本土
人雖著胡人衣冠通胡人言語然彼人豈不知非其族類乎深入彼地
累日橫行借有不虞之變則不可不慮○壬寅宗貞盛遣多羅溫沙毛
等四人忽刺溫指揮吾嚙可遣子海僧哥等六人忽刺溫改達蘇遣弟
大平等四人幹朶里者里可等五人來獻土物賜衣服笠靴○甲辰議
政府禮曹啓童倉所遣阿里與通事發憤無禮請囚禁懲戒 上命繫
義禁府仍教曰同來亡乃等四人姑先遣還尋釋阿里送之○司憲府
啓順天府使李根全曾為點船別監有功提調啓請加資已於壬戌八
月啓下兵曹再經注擬而並寢不舉行至十月根全箇滿加資後乃移

文吏曹使根全再加資級甚爲阿曲今推問則援引軍功加資之例強
辨不服請罪之且追改根全之職不允○刑曹啓全羅道大靜囚強盜
奴有叱金性龍等請依律處斬從之○司憲府啓香室別監文孫纘全
掌封香兩文昭殿及魂宮之香以空榼封之請依律杖九十右承旨
趙克寬職掌封香不加點檢亦依律論罪上只罪孫纘而赦克寬○
乙巳持平李宗謙啓臣等曾聞若特恩加資則其後雖箇月已滿未得
加資例也故兵曹於根全加資之事啓下已久而待箇滿加資後乃移
文吏曹使根全再加資級其情之阿曲彰彰明甚矣今不科罪誠爲未
便且當嚴立行守之法之時根全曾未二月再加資級亦爲未便又國
之大事莫如祭祀趙克寬職掌香祝臨祭闕香臣等啓請科罪特命勿
論臣等以爲不可上曰根全加資之事旣已啓下雖於箇月後除授
豈爲阿曲哉且承旨曾無親封香榼之例若有其例而闕香予豈私克
寬哉宗謙更啓銓注殿下所重也根全加資事八月已下兵曹其間
銓注固多矣至十月乃舉行其爲阿曲莫甚於此上曰予知兵曹非
阿曲而爲之曾以此意問諸政府政府亦以予言爲是爾等勿言宗謙
又啓銓注是機密重事在下小有違端當極問科罪庶可防未流之弊

今有阿曲之端而不治其罪甚為未便乞須科罪 上曰如此之事前

比固多矣然今令政府議別蒙加資後并計前朔之法而未定此事在

未立法之前爾等勿更言○禮曹啓大內殿致奠儀時至主人就東階

下位西向立使者至於門外之西東面使在前副使書主人迎於大門

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內之右北向使者入門升自東階立於神位之左

南向副使以下主人升自西階立於神位之右北向立定使者詣香案

上香次詣神位前奠酒連奠三酌上真訖復位祝為之取祭文立於神

位之左西向讀訖捧祭文就燎所焚訖主人降立東階下使者出主人

拜送於大門外○丙午日暈○東良北住幹朶里護軍李甫赤率妻子

并十口欲居富居青嚴許之○司憲府啓韓承祖昵愛妓妾其母累禁

不聽不順母命請依律杖一百從之○丁未傳旨禮曹自今行祭後香

檯封頭即便燒毀袱及香檯行香使齎來復命前此大小祭後以上

押封頭封署空檯騎馬人齎捧前導行香使及諸執事皆侍衛納還至

是改之○日本通信使僉知中樞院事卞孝文副使上護軍尹仁甫辭

引見謂孝文曰予知爾母年老子於朝臣有老親者不除三百里外守

令今遣爾者以專對之任非人人所為不得已耳爾其安心往還仍賜

孝文及仁甫衣服笠靴其膏去書契曰念我弊邦與貴國世修隣好第
緣溟渤阻隔音聞不時晚聞嗣位喜愧交至今遣僉知中樞院事卞孝
文上護軍尹仁甫聊達賀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幸希留納鞍子一面
黑麻布二十四匹白苧布二十四匹白絲紬二十四匹藍斜皮五領人參一百
觔豹皮坐子一事豹皮一十領虎皮一十領其祭國王文曰惟靈旱承
先業撫臨一國聘問相交隣好益篤夫何不吊奄爾永隔間計以還良
用悼惜爰遣使介侔菲薄英靈如在庶垂歆格其祭大內殿文曰惟
靈總戎巨鎮蔚有威名系出我國常輸款情予嘉乃義曰篤不忘忽聞
訃音良用盡傷俾陳菲薄庸展恤章英靈有知庶歆一觴令禮曹致書
大內殿曰遙聞足下嗣受先業欣賀良深惟先人修好我國終始不渝
冀足下克承先志益篤世好我 殺下今因通信使不腆土宜白絲紬
十匹白苧布十匹虎皮坐子一事紅氈毛象毛玉頂子鍍金臺玉釵纓兒
紫綃纓全一人參五十觔青斜皮三領黑斜皮三領雜彩花席十五
張豹皮三領虎皮四領清蜜十斗松子七十觔聊不信意冀領納又令
禮曹致書于九州西府小二左武衛關西道大友本國管領對馬州太
守一歧州佐志九州松浦志佐等處兼致禮物○以趙克寬爲工曹參

判趙遂良刑曹咨議李暉工曹參議金鉞右承旨姜碩德左副承旨成
奉祖右副承旨柳義孫同副承旨李思拓知司諫院事兼宗學博士張
義右獻納兼宗學博士金允壽慶源節制使李仁和會寧節制使○戊申
左獻納尹士昉啓今以李思拓張義兼宗學博士臣等以爲國家置本院
之意專以諫諍爲任其職匪輕今遇 聖明無事可言臣等備負尸祿
而已然以諫官兼任宗學固無此例臣等以爲未便 上曰爾等之言
然矣然宗學官員少而宗親多必須閑官乃得以專其任且宗學亦
非賤官故議諸大臣兼之然爾等言之予當更議大臣遂下議政府議
之○司憲府啓藝文直提學金填踈薄嫡妻請依律杖九十 上曰情
之真僞不暇論也填之母年近期願死亡無日填以待側奉養爲言誠
可恤也其原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車戰之法可行之意
今更陳達即下政府兵曹議之皆曰車戰難行之目曾已獻議且內傳
詰問之辭備悉無遺孝誠回啓小用騎兵之意雖若可取然出人不意
突入作賊野人常事以車應變似乎迂遠僉議如此車戰之法姑令停
之○己酉 上謂都承旨趙瑞康左承旨李承孫等曰予聞咸吉道鏡
城以北入居人民前後流亡者無慮一千餘人果如是則慮恐不數年

而入居之人流亡殆盡徒勞因百姓而已何益之有哉予未知其年幾
丁逃其年幾戶逃乎爾等相考以啓○持平李宗謙啓問崔揚善繫獄
事由於禮曹答曰揚善相壽陵之日葢不道之言陵轅大臣揚善之罪
大矣而不之罪臣等以爲雖終不加罪必推鞠明正其罪然後赦之則
揚善一以感恩一以懲艾群臣亦得知揚善之罪矣且前日教曰金何
之事以曖昧勿論何至今日而更言乎臣等更考文案何雖受疎薄正
妻之罪然居喪對妾文案昭昭不可授顯秩爲一司之長也且以諫負
蕪差宗學諫院雖是閑官任專諫諍其於大體似乎不可左獻納尹士
昫又啓揚善以地理書所無之事妄言心得葢口不可道之語陵辱大
臣乞推明科罪 上曰使揚善言吉凶既言之後又從而罪之其可乎
况事且小矣而儉人之言何足算也金何之事已閱年紀再經赦宥何
乃更言乎諫院之事已下政府議之矣士昫更啓曰事莫大於壽陵豈
爲小事哉揚善雖灼見吉凶不可如此形言於口况其所言皆爲妄說
乎但地理豈有心得之理以此觀之揚善不可不罪也宗謙又啓揚善
內懷要名妄言求勝豈但繫獄懲艾乎 上曰揚善之事大小臣僚何
煩啓請若罪揚善則予以爲見欺於後世矣 予命繫獄還釋之者多

矣何至揚善而敢言乎凡諸事業但受於師而無所心得則豈成事業乎若言揚善狂妄不可心得則可矣豈以心得之言罪揚善乎爾以壽陵爲大事然矣揚善之意以爲此是大事君父不可以葬於凶地明言吉凶耳士昫宗謙又啓曰若經書則研窮其理可以心得矣山形水脉則古人所論無餘蘊矣豈可以心得乎揚善本是不肖之人今當大事乃以臆見妄言凶害臣等聞之不忍故再三敢請也 上曰爾等之言予已具悉然揚善不可罪也○庚戌 上遣知印往春川審伐木之狀知印回啓已伐材千八百餘條已輸江邊者七百餘條軍人病者二十二人死者三人 上驚謂承上言等曰曩於伊川温井乃有意外之灾恐予措置失宜心甚慚愧以爲今後不復興作比至今日爲子孫計又興此舉而役徒患病者多予甚慮焉予前日謂此宮之作非必汲汲今春未訖則來年來年未訖則期至累歲者恐勞民也伐木之役其亟罷之左承旨李承孫右承旨金鉉等曰赴役丁夫數至千四百餘人而患病者纔二十二死者止三人安足慮乎且此役終不爲則已矣不得已而爲之則何可罷也今皆罷遣尋又招集則徒爲煩擾而已臣等之意以爲可遣明醫多賣良藥隨病治療大事不廢實爲便益 上曰爾等之

言可矣其亟遣良醫使之救治且令具病候隨即馳啓又其死者誠爲可哀并加恤典遂遣醫傳旨本道觀察使軍人得病者多慮恐非命殞死遣醫膏藥往令救療卿其曲盡措置俾無一人之死如有死者收埋立標○傳旨兵曹溫陽行幸時承旨二人兵曹堂上二人留都若有及時事告于守宮大君同議施行○辛亥持平李永肩啓臣等劾啓金填踈薄正妻之罪特命赦之臣等以爲填率妻奉母則養母之孝待妻之禮俱得矣乃棄妻於他家率妾告于母第其踈薄情迹已著而不加罪責誠爲未便且祭祀重事特赦趙克寬之罪反陞參判其於賞罰之義何如李根全無特異之功而二月之間連加二資今當立行守之法重官爵之時宜追奪告身以懲後來 上曰夫婦雖三綱之一而母子實綱常之大者填之母年踰九十死亡無日填來居母家晨夕奉養其心不亦美乎且世人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多矣退居其家不爲出告反面者予甚非之填不可罪也封香舊例大司憲豈不知之承旨只閱祝文又監香封而已未嘗手自盛香於楹此香室別監錯誤非克寬之罪也適有是事而尋拜參判予亦知爾等之有是言也然擢用克寬予之素志故幸有黨闕乃陞拜耳根全之事前此如此者多矣不宜至根

全而追奪也然予知此法之不可故已令立法而時未定耳永看更啓婦之事姑禮也率妻奉母填之所當爲也今乃置妾母家而黜妻他第雖籍以奉母爲辭然其實昵於妾而疎其妻不可赦也况填官至三品幸亦垂老非他無知者之比也若赦填則無知之人爭相效之遂成風俗不可不罪也克寬職掌封香則宜無所不察不自點檢乃封空榼此其所以可罪也况克寬拜承旨不久且有是罪而擢拜參判尤爲不可根全之事兵曹雖援引軍功都試爲言然軍功乃安民定遠之功都試必居一等者乃用之若根全監造船隻乃職分當爲而別無特異之功不可遽陞資級也須追奪濫受之資然後根全知僥倖之不得遂執政者亦知冒濫之不可爲矣 上曰填之事予亦未知其實然以奉養老母爲言如此之事寧失於厚亦何傷乎克寬之事爾等雖力言然承旨不自盛香於榼豈料榼之空也不宜罪之根全之事既已除授且有舊例何至根全而追奪乎○禮曹啓宗貞盛遣頤沙文請米百石及馬匹今有崔浣之釁請從其請從之○壬子御勤政門受朝○議政府議啓司諫院雖是閑官本以諫諍爲任宜勿兼宗學從之○傳旨全羅道觀察使崔浣所殺之倭非是賊倭妄行捕殺其令收骨埋之仍令置奠

○癸丑遣吏曹參判權益孫如京師謝遣還被虜婦女仍進海青一連
白黃鷹一連世子率百官拜表表曰 帝德丕冒克敦懷柔睿恩洪施
采深感激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猥將庸資邈居荒服願久滄埃
之效偏蒙卯翼之私軫念擴俗之跳梁旣嚴戒飭發還邊氓之俘虜益
加撫綏事光簡編歡騰里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明旁燭大度包
容推一視而同仁利萬物而並育遂令踈逖獲荷生成謹當恪守箕封
庶殫釐東之職恒申華祝倍輪拱北之誠方物表曰天心至仁俾還俘
掠土宜雖薄聊表忱誠謹備黃苧布白苧布各二十匹黑麻布五十四
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味子松子各一
百斤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甚寡豈足充旅庭之實唯以備及物之
儀 皇太后中宮禮物白苧布紅苧布各一十匹黑麻布各三十匹○
甲寅 上謂承旨等曰予再幸溫井民弊多端今欲停之爾等與政府
大臣請行予又患脚疾不得已而乃行爾等體予至懷無弊措置○召
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崔士康右參贊李叔時
吏曹判書朴安臣禮曹判書金宗瑞參判許詡兵曹判書鄭淵參判辛
引孫刑曹判書安崇善參判尹炯工曹判書崔府謂曰崔浣捕殺之倭

見殺於所當往來之地則浣可罪也若橫行於不當往來之處則浣之捕斬是邊將之任不可罪也予不以島主之舍憤爲疑亦不以後日之生患爲慮又不爲加罪於浣以悅島夷之心卿等當以公義議之詡議曰雖釣魚船若到非處則論以倭賊已曾定約今安島今毛島非釣魚船往來之處頓沙文亦不力辨請只論浣詐以釣魚船爲賊船矇矓啓聞之罪待通信使回還後更議爲便炯引孫崇善叔時宗瑞演等曰邀功殺降矇矓啓聞其罪已定然以船軍供招論之則安島今毛島疑是孤草島往來不遠之地然其自知世浦至孤草島往來迺直不可以一二船軍之言定論請遣人精審水路迺直與知世浦文引真僞又待通信使之還更議施行淵府士康喜等曰釣魚船非處橫行則以賊船例論已曾定約今浣捕倭之處非釣魚船往來之處不可以擅殺論然以釣船爲賊船矇矓啓聞之罪依律論罪何如槩曰今倭人雖稱釣魚既非直路而於文引亦不分析則邊將依約捕斬其職也不可以抵罪唯其不報國家而斬殺之爲有罪耳以此之罪論決後與彼倭人更約云汝等今後禁約諸倭勿行斜路其言飄風多是托辭後雖有言必不取實汝其知之以此說之爲便且水路迺直分揀爲難茫茫大海諸島交

錯安能辨其迂直彼賊行斜路而或稱飄風或稱直路辨之甚難上
曰當差人審其安島今毛島自知世浦至孤草島往來道路迂直且待
義禁府都事宋繼祀鞫訖更議姑以權辭開諭頓沙文遣還遂傳旨
全羅道觀察使處置使及宋繼祀等安島今毛島是孤草島往來直路
與否令頴悟差使負往審以啓○對馬島宗貞盛子千代熊瓦遣宗交
獻馬二匹○乙卯持平李宗謙啓今以崔湛之知德源郡事湛之本無
學問且未聞有武略吏才不宜臨民之職宜當改差從之○司憲府司
諫院交章曰帝王行事視義之可否至於土木之役莫不皆然事出於
義而勢有所急則雖役民費財亦何不可如其不然雖不勞一民不費
一錢亦且不為今此營作臣等切以爲不急也營此離宮特以大內如
有未安之時爲便移御耳然宮闈相連侍從相通安有謹避之義乎且
帝王之居如天之有如辰有定位而無遷移北辰一移纏次則天下駭
見營別宮數遷移是豈法天象而示民以定乎况江原一道地瘠民貧
去年失農尤甚而今其轉材其弊實深又當農務方興貧窮小民蒼皇
窘急以營生利之時也願 殿下亟停是役以紓民力不允○傳旨兵曹
行幸還宮間讓寧大君等宗親箭串等處放鷹毋令禁止○兵曹啓

大小朝會及行幸拜表時軍士聚會時刻臨時知會故早晚不中自今
正朝冬至聖節詎日等一應行幸時軍士聚會三嚴前八刻每月六衙
日及拜表時依舊例三嚴前五刻從之○三月丙辰朔 上與 王妃幸
忠清道溫陽郡溫井 王世子從之大君諸君及議政府六曹臺諫各
一負扈駕以廣平大君璵壽春君珖守宮自後大君諸君輪次往來是
日次龍仁縣刁川邊伶人十五人奏樂自昏至二鼓是行道經守令皆
於境上迎謁允民觀瞻者填溢街路○丁巳次于稷山縣弘慶院平是
日兩道路泥濘日且暮 上慮人馬致死命兵曹及鎮撫賫酒漿救護
○戊午駕至溫泉○議政府六曹會成均館課試諸生既罷政府典吏
崔德江等於文廟門前帳幕令茶母唱歌飲酒儒生柳孝明等以沙礫
投之帳內一吏突出執儒生頭髮相鬪衆吏悉出相歐之吏與儒生傷
者數人翌日吏等訴于都堂都堂即移牒憲府劾之憲府繫儒生鞠之
數日吏有一人佯死者憲府益駭繫儒生于重獄識者恨之時安平大
君瑤留都聞之曰文廟之前人君亦輟儀仗以入今吏輩令茶母唱歌
宴飲無所畏忌儒生雖歐其吏何不可之有况吏無一人殞命者乎古
人云觀過知仁憲府何辱之甚歟予將轉聞于上禮曹叅判許詡亦以

此事馳聞行宮下義禁府推鞠以啓杖德江等二人八十其餘亦抵罪
有差儒生四人贖答三十○己未右贊密李叔時兵曹判書鄭淵察判
辛引孫請進蔬菜生肉 上曰種圃菜蔬外毋進雜菜與生肉仍謂承
政院曰乾肉及節物固當進上至若獵獲獐鹿有騷擾之弊且遠路必
致腐敗今當農月恐致民弊予欲令各道停進生肉其闕內諸處所需
每一日用猪一口何如都承旨趙瑞康與扈駕宰樞議啓曰我國之人不
嗜猪肉九人尚然豈可用於闕內乎遠道姑停進上近道則不可停
之○司憲掌令李伯瞻司諫院左正言尹沔啓令留都宗親放鷹箭串
臣等以為箭串乃 殿下觀獵之所非人臣遊獵之處也且當 殿下
行幸時放鷹門外於義未便請收是命 上曰古者宗親有借官闕而
居之此雖非可法之事然古人之尚且無嫌况箭串固非園囿宗親留都
寂寞故予命放鷹何害於義伯瞻沔更啓曰君上所獵之處臣子固
不可馳騫况當行幸之時宗親尤宜謹慎守都也門外馳騫從禽於國
大體何如請從臣等之言 上曰爾等之意美矣然其辭過矣○兵曹
啓忠義衛犯罪者關係綱常永不叙用及犯賊人外公私雜犯請依他
軍士例削前仕從末復屬從之○庚申日暈○正朝使戶曹參判趙惠

管押使工曹參議任從善等回自京師○辛酉日暈○癸亥日暈○乙丑葑平安道丁夫三千名黃海道六千名築昌城郡昌州口子石保支行城石堡周回四千五百三十三尺行城長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三尺內石築一萬八千八百四尺鹿角城二千七百六十九尺○丙寅陳慰使李孟珍進香使金世敏等回自京師○辛酉命停還都日歌謠豐呈○甲戌命蠲溫陽郡人還上戶二石賜本郡老人二十五人穀有差又賜溫井監考六人絲布有差○丁丑留都議政府六曹遣舍人牟恂問安仍請還宮時歌謠及豐呈一依舊例 上曰已命停之不可改也○戊寅初全羅道茂朱縣人前濟用判事鄭載妻犯禁行淫祀縣監李桂遂劾之贖載妻杖其奴載憾之陰訴桂遂於都事姜元亮元亮告諸監司琴柔鞠桂遂桂遂嗾品官人吏告載訴本邑守令之罪司憲府鞠載與元亮皆不服憲府以部民陰告本邑守令有關風教啓請追身鞠問下義禁府鞠之義禁府當載杖一百流三千里元亮杖一百柔笞三十桂遂杖八十載以犯在赦前免罪義禁府更啓載乃識理朝士桂遂舉劾雖或不當固當含糶忍辱反不恥妻之犯令含怨致害至爲陰譎况柔與元亮桂遂皆已科罪載以赦前獨免輕重失宜後人無所懲戒請

破家黜鄉以正風俗從之○已已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來都萬戶浪
卜兒罕告于禮曹曰今都節制使待我輩甚卑賤視若狗彘我輩深悶予
惟爲將之道寬猛得中恩威兼全然後可以懾服殊俗况今野人等不
隨允察逃竄因仍居住其志可賞又值年凶生理可衣正當寬柔撫恤
以悅其心之秋也卿知此意依已曾詳定彼人接待節次禮以接之和
以待之母致怨惡○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馳啓本道東南大海西
北大山間有一路使客往還野人來朝共由此路每當野人朝見籍言
驛路之弊數百人中或揀一人上送不多月內其數不下百人支待之
難固不細矣然野人以未得上京爲恨若潛來鼠竊則必興師禦之新
邑之人亦皆入保如此數年新邑民食何自而出軍需何自而足興師
動衆其弊倍於數百野人來往驛路之弊又野人所至各驛不能逆馬
此亦不可不慮臣願上京野人中指揮及本朝四品以上受職人外皆
許乘車每一小車駕以二牛二人牽牛野人五人乘之兼載所持之物
則可減騎十馬六匹與隨從四人矣野人十人准到乘二車則可減馬
十匹人八名矣彼若壓車來者少則支待之弊自減矣且馬價重牛價
輕馬料多牛料少是亦郵吏之一幸也令各站察訪審擇道路夷險小

車可行處每一驛小車三四兩壯牛六七頭量宜預備來秋爲始用車
試驗何如下兵曹○初傳旨平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曰豐儲倉使閔
承序上言曰臣曾爲義州判官審知鴨綠江水道夫望華樓之南莫佐
里古靜州暗林平等處平衍沃饒數千餘結本州及麟山之人並皆耕
墾資生而鴨綠江水至望華樓南三四里水道回曲故每年雨水溢出
衝突莫佐里古靜州平內已爲大川若不防塞則年年溢出日漸圯壞
數千餘結之田沒爲大江古之水道變爲陸矣非惟本州麟山之民農
土日減莫佐里等處西境反爲彼土請防塞莫佐里使水道不得泛濫
卿其備細巡審若上言之辭爲是則水溢處步數及防塞丁夫力役多
小磨勘以啓至是仁回啓臣到義州審之鴨綠江水非分流衝突莫佐
里古靜州暗林平土田也從莫佐里等處東北回流至西入海故古靜
州暗林平並不圯壞獨莫佐里江邊稍爲大水圯壞耳若沒爲大江反
爲彼土則以臣所見固無此理其莫佐里則非江水直入于此也霍雨
行潦合流入江江水漲則溢入而已至秋水落則與乾燥平地無異然
不防塞則恐或漸至廣濶臣姑令囊沙填塞試之待後年大水更審江
水溢入之狀更議何如從之○庚辰 上謂承政院曰予聞隨駕臣僚

以書徵求于本道觀察使觀察使從其請乃以其書付諸吏吏以謂故
紙傳與他人其人將其紙來見大君計二十餘紙也後其吏以其書非
故紙還索而去予惟今年之行允事至爲省約隨駕者誅求若是而觀
察使皆從其請予欲鞫問可得搜其書以出乎都承旨趙瑞康啓曰吏
已還受其書何難搜索 上謂瑞康曰爾與右叅贊李叔時同議推劾
瑞康即召觀察使李益朴都事姜履問之乃營記官具有斗曾受其
書而藏之一日以與同鄉南他乃他乃以其書見諸錦城大君即招有斗
問其書所在有斗皆納之計十八紙也遂以聞 上曰其書辭皆請助
哀祭奠等事也豈無他贈與之物且贈與之人豈止此而已乎予親問
宦者受贈者頗多若置而不問則固不可也瑞康問益朴贈與之處益
朴曰只贈宦者金忠田昀米豆耳他無所贈瑞康將此言以啓仍啓曰
贈與之處無契驗難以強問 上曰此事若有斗有意所爲則係於部
民告訐當置勿論若非出於有意則不可不鞫予意以謂其書內雜置
膳狀草一張似無意焉爾等其辨析以啓即招有斗問之有斗云他乃
以柑子一箇贈我我欲遺老父乃以故紙裹之他乃仍請紙於我乃與
之非有意也叔時瑞康等啓曰其書若可用之紙則似無意焉此乃片

片紙皆不可用也。以此觀之，似若有意焉。上曰：此行允事，欲其省約，嚴立條章。監司潛相贈遺，大為姦巧。予欲罷黜，以同副承旨柳義孫代行監司之任，別置義禁府提調同司憲掌令推鞠。何如？叔時、瑞康曰：上教允當，但監司之任不可以承旨兼行。瑞康仍啓曰：求請之書，兵曹正郎李繼賢亦與焉。繼賢乃叔時女婿。叔時議此事為嫌。叔時啓曰：非徒繼賢，臣亦有犯。臣未來時，本府典史因依幕營造先來監司遺米豆八九石，臣已費用。瑞康及左承旨李承孫、右承旨金鉞從而啓曰：本院掾吏亦以依幕營造先來監司贈送米豆，臣等亦受而用之。臣等並皆有罪，難以議此事。上曰：爾等未來之前所贈遺，非是賄賂也。且此事不與卿等同議，則誰與議之？其毋引嫌。瑞康遂搜閱徵求書，乃金鉞請給姻親食益右副承旨成奉祖，請給女弟馬豆兵曹參判辛引孫、正郎李繼賢、佐郎朴元亨、金從舜，請本曹吏父喪助哀舍人牟恂，請拜掃奠物事也。其餘皆猥瑣之人，而請拜掃奠物、老親惠養等事也。瑞康具以聞。仍啓曰：義禁府提調辛引孫亦與焉。當以兵曹判書鄭淵為提調，從之。命義孫行觀察使之任，仍召淵及掌令李伯瞻。教曰：其推鞠益朴履及徵求之人，以啓淵啓曰：臣以支應使來，故監司略無贈與，但一月將米

一石送于依幕臣即令本曹令史還送今日聞受贈事覺問諸奴子
荅云時未還送臣雖不知然臣不可謂不知臣心實內愧且恐物議勢
難推問請令履行公命義孫與掌令推劾爲便 上謂叔時瑞康曰淵
之所啓何如叔時等啓曰淵之提調不可改也以履行公爲便履已行
公則義孫雖不爲監司可也從之謂淵曰卿初不受贈且奴子受之卿
實不知何嫌之有淵固請引嫌 上不聽即令與掌令參鞫於是瑞康
承孫鈿等啓曰臣等忝愚掾吏所受米豆意謂舊例不即却之罪責深
重乞待罪 上曰爾等知予心而若是其他官臣金忠田昉之受贈不
足數也時判院事李順蒙成達生左副承旨姜碩德右副承旨成奉祖
宦官金龍奇印平金衍崔濕注書李全粹檢閱張繼曾亦皆受贈遺並
下義禁府鞫之惟順蒙達生叔時特命勿問蓋承旨爲王侯舌深知
上意受贈如此故 上疾之是行隨駕朝官宦者以至飯監司鑰別監
無不與焉然承旨受贈尤多○辛巳 上謂承政院曰予初聞臣僚違
禁受贈至爲驚駭今聞匪今伊始付諸一晒○壬午 上謂鄭淵柳義
孫曰大抵安靜之人短於果敢趙瑞康等於監司米豆之贈不能却之
是中心安靜而不能果敢之致然支應使亦何不禁此等事乎○癸未

命釋李益朴姜履及諸受贈者具有斗他乃亦令勿鞠趙瑞康李承孫等啓臣等非不知上意特以昏愚意謂舊例計不及於郤之臣等罪當萬死特蒙上慈感愧罔極上曰爾等之事非誣罔君上也且非八已也但因舊例受之耳○甲申掌令李伯瞻右正言尹沔啓隱密贈遺已有禁令今此米穀必出於民烏得無弊李益朴公行贈遺大小臣僚亦公然受之與者受者兩俱有罪而皆赦不問臣等以為未便且吳有斗姦狡無狀供辭多有疑端元情不可不推明亦令勿論實為未便宜當鞠問科罪以戒後來上曰古人云令出惟行不惟反又云出命如反汗爾等之言然矣然予非以抵罪為難但五承旨一時罷黜自開國以來未有也以一家言之家人有過或教誡或鞭撻以使之或退默而復還使之不可拘於一槩也假令舉朝隨駕者皆犯禁則其可盡罪之乎爾等必以予言為不可矣然予意如此爾等毋更言之如欲更啓當還都傳說予意於同僚以啓○賜都差使負知礪山郡事朴絜知溫陽郡事宋萬達各衣一領又賜監考前副司直朴生厚衣一襲及笠○乙酉命饋酒食于溫井附近農民男女并四百七人○義禁府啓觀察使李益朴賂遺米總六十石豆五十六石此雖非橫斂之物然收合

州郡錄于重記而公然私用誠爲未便今不立法則因循舊例後日濫用弊復如前請將贈與米豆及遺在米豆皆儲之國庫 上曰其受贈米豆非入己之物已曾勿論並毋徵還遺在米豆還都廣問大臣然後區處矣○禮曹啓幹朶里李也叱大李多老等請依咸吉道都節制使所啓授副司正聚妻賜第又賜衣服鞍馬奴婢使居京宿衛從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九十九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

夏四月丙戌朔命饋溫井旁近農民酒食男女共五百十六人仍命內
豎分巡糾察○傳旨兵曹溫井旁近麥田蹂踐傷損者每一卜償米五
斗○江原道春川等處材木所伐軍權寶等三人病死命賜穀各二石
○丁亥支應使啓遺在燒木炭炬請於農隙舩載輸京減本道各官燒
木之貢從之○戊子車駕發溫井路有一隻奉花跪道左賜木綿一匹
是日次稷山縣憩歇院南平○議政府右贊成崔士康卒士康全州人
參贊議政府事有慶之子初以蔭補官累遷至知司諫院事歲戊戌
上即位特授承政院同副代言轉右副代言己亥冬遷禮曹參議庚子
出爲京畿都觀察使冬拜戶曹參判辛丑又爲慶尚道都觀察使壬寅
拜中軍同知摠制遷兵曹參判乙巳爲忠清道都觀察使丙午復爲戶
曹參判累歷司憲府大司憲兵吏二曹參判辛亥陞兵曹判書丙辰拜
議政府參贊辛酉陞右贊成壬戌兼判吏曹至是卒年五十九計聞輟
朝二日致吊賻贈特厚以禮葬之謚敬節夙興恭事敬好廉自克節子
承寧承靖承宗一女適誠寧君一女適錦城大君又承寧之女適臨瀛
大君以此驟致崇品○己丑次振威縣長好院西平○庚寅次廣州樂

生驛前平○辛卯 上率世子入謁獻陵賜京畿監司李季隣經歷盧
皓衣各一領是日還宮○壬辰王世子引見都承旨趙瑞康左承旨李
承孫披慶尚道監司所進海島之圖議水路迂直仍議崔浣之罪○持
平李宗謙啓忠清道監司將米豆百餘石贈隨駕朝官恬然受之命加
鞫問而尋釋之乞畢劾科罪 上曰監司之贈朝官之受皆循舊例不
必罪也况政府兵曹堂上與承旨五人皆犯此事若皆罪之則是易朝廷
也不亦有愧於國家乎宗謙更啓曰是雖舊例皆非法也初支應使啓
定事自有隱密贈與者計賊論罪如是而不之罪何所懲戒乎碩加鞫
問聲其罪而赦之 上曰比之一家有訶責而復用之者有斥黜而復
還之者因其罪之輕重而爲之近日所爲皆累於法故命曰而鞫問之
然皆循舊例而爲之非可罪之事且非永不復用之人也故置而勿論
况監司承旨累日見囚足以贖其罪矣雖更劾之無可罪之事宗謙更
啓金銚成奉祖求請於監司非他受贈者之比特命宥之乞皆推問
上曰既已宥之其勿復問○右正言禹繼蕃啓忠清道監司私贈隨駕朝
官皆安然受之既命推問而尋釋之將何所懲願使推問科罪 上
曰皆舊例不可罪也况大臣干涉者多以此細過盡罪之是易朝廷

也繼蕃更啓臣等以爲此非小事也監司贈與米豆百餘石非天降地湧皆民之膏血與者受者皆甚不可願須推問上曰皆循舊例雖更問之無可罪之事更勿言之○禮曹啓祭享行事時刻最重故曾定以起寢鼓則三更一點子初一刻集鼓則三更三點子正一刻行事則三更五點丑初一刻已有定法今雅樂令不知天文漏刻或晚或早失時行祭深爲未便請自今更點未聞門外各處中祀以上依宗廟祭例令書雲觀官吏持行漏詣祭所報時使不失時從之○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馳啓道內安邊德源龍津文川高原永興預原定平或興洪原北青端川吉州鏡城利城等邑元居人逃亡者癸丑年以前戶一百三人口四百三十六甲寅年以後戶一千一百三十人口五千二百五十一而鏡城以南各邑人民自甲寅年以後五鎮入居者二千七百一戶臣訪問人物流亡之由皆曰多了實戶則並被每年入居貧殘人民常恐入居皆分異戶內率丁故人少力微不得力農且北道往戍之時馱載衣糧軍裝踰越大嶺馬多踣斃雖至戍所又乏芻豆馬之還者什常二三及其再戍至賣家財土田買馬而往又復踣斃其弊無窮以此流亡衆口皆同臣竊惟野人寇邊志在虜掠不在攻城略地邊將失於應變

非軍馬寡少之所致也。今五鎮節制使判官擇武藝卓異者差任各率口傳勇士且五鎮軍馬器械精強入保清野之令又嚴雖或來寇不待南道軍士而守御有餘且本道之於盛朝猶漢之豐沛元居人民若祖若父皆翊戴聖祖肇基洪業者也相繼流亡浮動嗷嗷實爲未便請自今乃以人物阜盛下三道之民推刷以爲五鎮入居毋令本道人民入居于五鎮且洪原以南各邑正軍毋使往戍北道必待賊變聲息乃令往戍以安浮動下兵曹與議政府同議以啓僉議啓曰本道人民今春但慶源府一百戶入居而已更無有五鎮入居者下三道人民則初國家議欲於吉州以南入居也本非欲五鎮入居也且洪原以南各邑正軍毋令一時徵聚每番不過三百名分番遊休有賊變則量其聲息緩急或一番或二番往戍若不得已一時徵聚則須馳報兵曹取旨施行已曾受教今如觀察使所啓則雖無賊變或有恒往戍禦者矣請一依前受教施行從之○甲午召戶曹判書朴從愚工曹判書崔府兵曹判書鄭淵前觀察使韓確吏曹判書朴安臣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叅贊李叔時刑曹判書安崇善兵曹叅判辛引孫刑曹叅判尹炯戶曹叅判趙惠工曹叅判趙克寬等議崔沆之罪從愚確宗瑞炯引孫惠克寬等曰

當依律科罪崇善叔時安臣淵府等曰宜從末減 上曰浣招誘倭人使之乘船從而殺之殊為已甚可依律處斬其令堅囚○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馳啓曾遣萬戶申貴尋訪新地貴遂言朴丁中道逃去其所謂新地者乃甲山郡南面能貴里也非真新地○命修補都監都提調申槩李伯剛提調河演李正寧等詣齊陵審修補之處○乙未 上以誕日御勤政殿受世子及群臣朝賀○傳旨禮曹前此大小人因公身死者皆不致祭深為未便自今因公病死者及非命殞死者例皆致祭以申恤典○丙申禮曹啓請授都萬戶浪卜兒罕管下千戶李阿豆司直又令娶妻賜第舍奴婢鞍馬衣服笠靴口糧使之侍衛從之○丁酉傳旨禮曹停朝之法所以重大臣也允宗親及大臣之卒予先聞計而禮曹必待其家人計告然後報議政府啓下移文各司故一日停朝則移文未到而日限已過雖已立禮曹直啓之法猶且緩不及期自今予或先聞則即命承政院傳教禮曹舉行禮曹先聞則隨即啓達舉行○傳旨吏兵曹各司官吏有闕則本司以其人可堪其任書名薦望自占官爵甚為未便自今一皆禁斷○持平李宗謙啓今行幸深慮民弊尤事一皆減省金鈿成奉祖俱以近侍悉知 上意而求請監司監司李

孟朴以一方統察濫行贈與多至百餘石願懲其罪以戒後來上曰承旨近臣故予亦欲左遷監司則因循舊例而贈之何獨至今日而罪之乎○以皇甫仁爲議政府右替成權提左叅贊韓確柳守剛同知中樞院事黃守身右副承旨朴以昌同副承旨左遷金鉞成奉祖僉知中樞院事曹沅僉知中樞院事兼知兵曹事趙崐司憲持平○丐知介土豆等二人來獻土物○戊戌賜議政府及六曹叅判以上云承旨馬粧各一事鹿皮一張○刑曹啓開城府迎賓館乃是舊都迎餞使臣之非處他院館之比請屬奴婢四口使之守護從之○已亥持平李宗謙啓忠清監司李益朴都事康履贈遺米豆至於百石皆置勿論私相贈與者計贓論罪已曾立法而今不罪之誠爲未使請罷職上曰受贈之人已赦矣獨罪監司可乎宗謙更啓監司任一方之黜陟守令犯法無不劾之今益朴首自犯法已不正何以正人請罷之上曰前等監司旣已如是不宜至益朴而罪之也予欲議諸大臣而立法毋更言之司諫院亦請之又不足宗謙又啓金何居喪奸妓至於生子事關網常會拜繕工判事臣等啓以爲不可爲一司之長今又除宗簿判事夫宗簿職掌糾察宗親過失故除授之時精加遴選何薄行人也豈宜忝此職

也甚爲不可乞須改差 上曰何之事實爲曖昧故已曾勿論其勿更
言○傳旨刑曹續刑典一款決獄依古制定爲三限之法事干死罪
辭證在於三十日程途者爲大事事干徒流辭證在於二十日程途者
爲中事事干笞杖辭證在於十日程途者爲小事大事限九十日中事
限六十日小事限三十日事無大小辭證在於境內形跡明著者不過
十日其易者亦不過三日當該官吏不肯用心稽留過限者痛繩以法
其中有形迹難明辭證牽連彼此參驗不得已過限者具由啓聞官吏
等視爲文具皆不奉行限內未決之事死罪外徒流以下不并啓聞以
致滯獄或致隕命予甚憫焉自今中外決獄官吏等一依六典施行務
要速決毋使滯獄如有不得已過限則雖笞杖之罪亦具辭啓聞以副
予恤刑之意○都體察使皇甫仁回自平安道啓平安道公邊各官元
居人逃亡三百二十一戶入居人逃亡二百七十戶請於來秋發遣朝
官窮極刷逃永不現推者以富強他戶充數入送申明許接人全家入
居之法且公邊各官居民曾於江外任意耕作安土資生自甲寅年以
後一禁江外之田雖江內之田勢孤難救者亦且禁耕因此離心失所土兵
日減祖賦日縮深爲未便請間迎郡小虞芮及虞芮洞源內外山虞芮屬

榆坡慈城郡泰日江界郡餘屯烽火臺洞口艾田碧潼郡阿耳屬非所
里小波兒廣平等處之田毋令禁耕趁時耕種其他各邑勢險難救之
處亦令量宜耕作臣竊觀箭竹洞口子與青水口子相距十七餘里通
望不遠儻有緩急可能及期救援請革箭竹口子又革豆叱乞里暗林
平寶鎮場等三處萬戶以豆叱乞里人物入保於昌洲且於古靜州設
木柵入保暗林人物又將移之寧縣於方山縣姑於方山縣古木柵入
保近處之民若木柵狹隘則加設棘城守禦待來春審基築壁城又於
理山江界中央北洞別置邑以獨山等十里及江界烽火臺三里居民
合一百十戶割屬革都乙漢萬戶又於虞芮置邑以趙明干等二里慈
城泰日等各里居民合一百八十戶割屬革虞芮小虞芮等萬戶其人
吏官奴婢以南道各官多處抄出定屬且令池寧恠萬戶於好屯築壁
城率軍守護農民及秋收畢於池寧恠入保經冬又於家舍洞築壁城
以旁近弓時乃等三里居民入保經冬允沿邊居民入保放出日時毋令
定限隨其合冰解水量宜施行又於理山郡北洞及朴氏里碧潼郡碧
團昌城郡昌州朔川郡古軍營加設合排每合排定屬十五戶革水口
合排移設從浦合排於江界加屬十五戶其合排察訪以武略無備人差

之各於合排巡行考察有事變則從都節制使赴防又昌洲口子田子
洞峯頭及義州青水口子峯頭乘農隙先築壁城烟臺自茂昌至義州
沿邊各官烟臺未築之處隨後畢築且賊入之路不可不塞江邊樹木
盛多繕治不難請依舊例防塞又今春行城造築時黃海道軍人逃亡
者二百一十名其首唱頭目請依已曾受教平安道沿邊各官入居從
之○庚子謝恩使同知中樞院事金乙玄回自京師乙玄及書狀官司
憲監察李甫欽押物承文院校理趙由信押解官知承文院事卞孝敬
誤書方物數目投遼東都司且錯付解送唐人朴表隆咨文乃下義禁
府鞠之竟奪乙玄告身甫欽由信贖杖六十罷職孝敬贖杖八十收奪
告身○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等議
中樞院副使李均實據奪他人奴婢之罪喜等議曰貶黜于外爲便遂
配黃海道鬼山縣蓋刑曹曾啓當杖一百故更議之又命議可爲平安
道監司者乃薦以工曹參判趙克寬○禮曹啓今當農月雨澤未洽請
依古制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辛丑御
勤政門受朝○司諫院上疏曰今溫陽行幸慮有煩民故其除弊事件
曲盡布置隱察人情監司守令計贓科罪其慮民之意不可謂不深其禁

防之設不可謂不嚴而監司李益朴不念上志不畏邦憲馱載米豆百餘石公行賄賂政府大臣以至承旨亦皆受之亂法害義莫此爲甚宜加重譴以懲後來而殿下特置勿論臣等至再論請而未蒙允許臣等反覆籌之義不自己敢瀆天聰夫以小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猶且非之而况公卿大臣之重乎今大臣及承旨皆以股肱喉舌之臣位尊職親宜其修勉庶隅道揚風教曾不慮此受贈狼藉大啓賄門是可謂之體上意而奉國典乎記曰大臣不可不敬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入之道也若大臣邇臣而受納饋物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尤上所爲以道下也上所不爲以臨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於是制刑若上爲之而下亦効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若又嚴其下而寬其上是法行於下而不行於上也且監司之職承流宣化黜陟臧否其風彩梗槩非一道之所服不足以當黜陟之權有澄清之效今益朴私通大小暗相贈遺身居風化之重任首犯國家之峻禁豈宜覲面就職以爲一道之表乎守令之貪污犯法又可糾乎是不可不懲也伏望俱下憲司窮竟其由嚴加黜罰杜賄賂之門長廉恥之道不允○持平李宗謙啓初營後宮時教曰予非汲汲擇閑暇之時徐徐營造矣今役徒雖非

農民今當農月稍有旱徵請停是役又當農作之時雨澤不降請申明禁酒之令且金何簿行人也宗簿之任至重乞須改差 上曰後宮之役予當更思停之禁酒之事雖申明禁之自古無益予欲禱雨焉金何之事已曾勿論何煩更請仍召何命毋嫌就職○壬寅司憲府上疏曰庶恥人臣之大節賞罰國家之令典臣無廉恥則名節不立國無賞罰則紀綱不嚴此士風朝綱之所同不可忽也今於溫陽行幸慮其民弊內厨所需亦且減省乃降教旨有曰隱密人情監司守令計贓論罪爲大小臣僚所當體念也忠清道監司李益朴將米豆百餘石不顧民弊輸至溫陽其近侍及權要之處公然贈與乘時邀媚以干一時之譽其觸法罔上懷邪媚公之罪不可昧言其受贈求請人內無職猥賤之徒不足記也若承旨趙瑞康李承孫姜碩德金銚成奉祖等職掌出納之任溫陽除弊禁防備詳知之宜當敬謹承奉而反受賂與其於近臣之意何如不持此也金銚成奉祖等既受贈與以利自已而又爲族親濫行求請判院事李順蒙成達生參贊李叔時以大臣安然受贈不圖逞欲無節一至於此察判辛引孫亦以政曹大臣陰受其賂又爲衙前與其郎廳同書求請非徒薦介掃地不畏邦憲莫此爲甚臣等將各品所犯

不可不懲事由累瀆天聰 殿下命臣等若曰受贈之人並置於法變
易朝臣是爲小祥但以金鉞成奉祖爲左遷其在遷不足以償犯法之罪也况
瑞康承孫碩德等所犯亦且不小官爵如舊覲面近侍至若順蒙達生
叔時引孫亦不科罪非國家激濁成後之義也臣等反覆思之孔子曰雖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蓋賄賂公行甚於驕吝而
既無美才受贈若是則雖變易朝臣可也何不祥之有臣等竊恐此而
優容則廉恥日喪賄賂日行而紀綱不立賞罰無章其弊不可不慮伏
望將上項犯罪臣等按律科罪以戒士風不允○上手製教旨出示承
旨等曰予素多疾病邇來尤甚且在位三十年倦于勤久矣國君老病
世子攝行政事此古禮也時王之制天下稱臣於皇太子通典亦曰太
子普臣四海自今三大朝賀及初一十六日朝參予親受之其他朝參
皆令世子於承華堂南面受朝一品以下拜於庭下並令稱臣若用人
刑人用兵予親聽斷其餘庶務皆取世子裁決如此則予得安心養疾
嗣子亦得明達庶政羣臣又不怠朝謁之禮其他未盡節目擬議以聞
承旨趙瑞康承孫姜碩德黃守身朴以昌等相顧失色罔知所言相
嘆曰不學無知未知何如而可也久之啓曰太子普臣四海則古有之南

面受朝臣等所未聞也以前古所無之事遽行於今日臣等竊恐未便
上不允遂下教旨于議政府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際左贊成河演右
贊成皇甫仁左叅贊權錠右叅贊李叔時等詣闕啓曰臣等伏覩教旨
不勝惶恐隕越之至今 殿下春秋鼎盛何遽行此法也臣等以謂群
臣於世子稱臣則可矣世子於群臣南面而受朝古無此制恐爲不可
上曰予下教旨非使卿等議其可否也大臣當爲遠大之謀不可如小
臣之務爲高論也俄而戶曹判書朴從愚工曹判書崔府吏曹判書朴
安臣禮曹判書金宗瑞刑曹判書安崇善兵曹叅判辛引孫刑曹叅判
尹炯戶曹叅判趙惠禮曹叅判許詡等詣闕又陳其不可 上曰大事
豈可議合而後爲之丁當內斷於心耳喜及從愚等更啓曰 上體未
寧故嘗使世子叅決庶務若南面受朝古制所無實爲不可 上曰事
若可聽雖政府獨請予當聽之若不可聽雖政府六曹盡來請之其可
聽乎喜及從愚等更啓曰今使世子受朝慮群臣怠於朝課之禮也然
每衙日 上雖不御群臣皆詣朝房吏曹憲府糾察群臣安得而懈怠
若慮群臣之懈怠則在本朝群臣朝世子之禮已有成憲若守此法群
臣不至懈怠不至駭於見聞矣且用人刑人用兵外大事尚多今持枚舉三

事其餘皆聽世子裁決臣等恐爲未便願不枚舉泛稱大事爲便上
曰時王之制太子受群臣朝而群臣皆稱臣於太子今群臣朝於世子
何不可之有哉且用人刑人用兵數語實包大事然此外大事予何不
知予與政府議定耳命六曹先退喜等更啓曰古有此例則臣等何敢如
此煩瀆古無此例而今遽行之實爲不可且禮以別嫌明微爲貴
至尊在上而世子南面受朝擬於 至尊有違古者天無二日之義也朝
廷聞之其以爲是乎願垂明斷 上曰予病已深更無勤政之理爲國不可
如是其踈虞也仍召禮曹判書金宗瑞參判許詡參議朴堧等謂曰
卿等請於宴饗皆用男樂甚美意也然三代而後若漢之高祖唐之太
宗彌爲賢君皆用女樂我國家人物甚少財用不敷若用男樂須用八
歲以上者不數年而壯大則不可用矣且其資粧皆資於國人且難繼
而財又不足爲之奈何若女樂則自備資粧而貌久不衰且婦人房中
之樂安可無也大抵立法宜慮後來法立而弊生終不行矣若銳意立
此法而終有弊則奈何其思遠慮而更言之卿等若以爲可行則行之
何難宗瑞等曰但以人物之難得資粧之難繼爲慮耳然已得七十餘
人而可用者三十人今客人饋饗時用男樂舉止閑雅聲音清妙臣等

之意以爲可行 上謂喜等曰樂之爲用大矣禮曹請革女樂皆用男
樂然三代以還用女樂尚矣如漢高祖唐太宗皆用之房中之樂安可
無也禮曹雖曰今得可用者三十人然予頗知音律今宴饗之時男樂
多見其不協於音律且我國人物鮮少財用不敷男樂須擇年少者用
之數年而壯大無用予恐其難得九其資粧一出於國其費不貲予恐財
之不給然而禮樂國之大事如可爲也豈以小弊而不爲也哉卿等以
爲可爲則人物雖少豈無可用者財用雖少予當辦之卿等其議可否
僉曰宴饗之禮皆用男樂誠爲美事然房中之樂不可無女樂女樂既
不廢而又用男樂人物鮮少恐有難繼之憂○癸卯右正言禹繼蕃啓
金何之罪實關綱常今授宗簿判事豈以不正之身能糾察宗親之過
失乎請除他職 上曰金何之事已經十餘年矣爾等何乃更閱文案
而煩請乎朝廷雖多有名儒而如何之勤勞者幾人乎更勿言之繼蕃
更啓何之勤勞臣等已知之然朝中多有端士何必以如此之人授如
此之任乎 上曰金何受罪之時請罪者亦多矣然以曖昧予皆不允
今乃聽爾等之言而罪之乎予斷不聽矣○持平李宗謙右正言禹繼
蕃等啓曰臣等聞 殿下欲令世子攝行庶務 殿下雖有疾難於視

事然違豫則政府六曹各掌其職何必使世子攝行庶務乎自古國之
號令不可分也願勿露此意 上曰予疾益篤是亦天也○司憲府大
司憲閔仲執義奇慶掌令李伯瞻李謙之持平李宗謙司諫院左正言
尹沔右正言禹繼蕃等闔司詣闕啓曰臣等聞令世子分治庶事不勝
失望 上曰予素多疾病近來尤甚令世子攝行政事者欲以養疾耳仲
等更啓曰世子之職侍膳問安而已至於有事則撫國軍監國今日之
事自古帝王與我祖宗皆莫之行今日遽行之非惟一國臣民失望不
可使聞於朝廷隣國也 上曰予意以為此事甚善雖卿等聞之亦必
喜之奈何固執而強請乎仲等又啓曰 殿下雖有疾政府六曹各有
所掌可以分治庶務何必世子攝政而後可也臣等之意以為不可
上曰以一家言之老父有疾不能治事長子代治其事亦為甚便予疾
已久使世子攝行庶事不亦可乎何乃固請止之仲等又啓曰上教然
矣然欲立新法必師乎古歷代帝王與我祖宗皆不以世子攝行庶事
殿下何必立從古未有之事汲汲行於今日乎 上曰予已知之卿等
勿言○議政府六曹咸進啓曰臣等恐瀆天聰然更思之古昔帝王之
所不行本朝祖宗之所不為雖朝廷有此故事然 太宗皇帝晚年疾

篤不能言語精神昏耗不得已而然耳在今日不可援以爲例也若
上體違和則令世子代行庶務而已若禮度不可改也願曲從輿望
上曰予已老疾此持權時之宜耳政府六曹更啓曰所謂權時之宜者
以其合於時者而言之耳此事不合於古不宜於今不可行也臣等非
不知煩瀆之爲非也然知事之不可不容舍默 上曰卿等未知予之
情實故請之至此耳六曹先退 上謂政府曰予無更言之事卿等亦無
復請之事若知情實則知此事實合於理矣○甲辰大司憲閔伸左司
諫慎幾等闔司詣闕啓曰 上教若曰世子南面受朝古有此制今舉
而行之臣等學識淺薄未能周知然三代以上未有此制三代以下雖
有之何足取法哉伏望亟停是命 上曰昨日已盡言之伸等又啓曰教
旨若曰三大朝賀初二十六日親自受朝其餘衙日世子南面受朝臣
等以爲若 上體違豫而大小臣僚衙仕問安乃退則後人以為以病
未受朝也固無害義且用人刑人用兵外庶務令收司各以其職來啓
而世子親稟施行爲便 上曰予已知悉又啓曰世子於書筵會講時
與師傅答拜世子南面受朝則豈可以師傅而獨不拜於庭下乎以此
廢師傅之禮尤爲不可由此觀之南面受朝甚爲未便 上曰建此大

事予豈不深思其弊乎師傅之禮予當更思之又啓曰世子南面受朝
三代未有之法而祖宗之朝亦未嘗行之今遽爲立法則臣等竊恐非
惟弊生於當時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且輕改法制者皆以此藉口矣况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南面受朝斷不可爲也 上曰予知之○集賢殿
副提學崔萬理等上疏曰臣等伏聞 殿下命世子攝政南面受朝一
品以下並令稱臣事體至重有駭觀聽臣等不勝驚惶敢陳危懇伏惟
優納夫二政分擢古人所戒臣等前已陳之矣太子聽政叔世之事皆
出於不得已非國家之美典况我祖宗以來無此故事奈何以一朝之
微病始開二政之端以基累日之弊乎夫正至月吉 殿下受朝于正
殿而五日常衙世子受于宮堂則是群臣有二朝矣出納命令既有承
政院而咨稟庶務又有詹事院則是號令有二門矣尊無二上政不可
分世子既與百僚共稱臣而展賀又正南面臣百僚而聽決則政無統
紀似若兩朝廷非惟有乖於君在父在之義於國家事體深有未安者
殿下必自謂付托得人保無他慮臣等以謂在今日雖無可虞萬世之
下必以今日藉口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是尤不可慮也 殿下雖
以疾病爲念但令世子朝夕侍膳恐決萬機只如今日亦足以不廢庶

務而民聽不惑矣臣等謹按通典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達於君者嫡子宜答拜文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然則諸侯世子監國不臣百僚古有定議臣等以謂世子攝政已非令典况違古制使百僚稱臣以擬至尊實爲未便且平時書筵進講世子見賓容就席答禮見師傳降階讓登其禮益處所以廣尊師重道之美意也今使師賓稱臣拜於堂下而世子南面受朝則是一師賓之身而世子待之之禮前後頓殊此正世子舉動之大節亦不可不熟慮之也伏望 殿下更留三思命停此舉毋貽後世之議以慰一國臣民之望不允 ○司憲府上疏曰正己物正先儒之格言人器相當銓選之良法夫已不正安能正人之過失人器不相當豈可一日居於其任乎自古糾察之官擇其有操行名望者爲之良以此也况乃宗簿寺職掌糾察宗親自判官至直長告身並皆署合允所體例比擬臺諫其任匪輕今判事金何曾丁父喪忘哀縱欲昵愛娼妓覲面對坐以至生子隣里之所共見士林之所共知事證明白文案昭著其人之行實同禽獸物論鄙之以矣但以譯語之小技特蒙 聖恩屢遷華秩曩者除

拜繕工判事之時臣等屢請不宜行首未蒙俞允迨今棘心未已今又
遷宗簿之任允有見聞益加驚駭何之能行如彼而高選若此人器之
不相當明矣非惟不爲下官之心服更何面目糾察宗親乎臣等竊念
孝爲百行之首而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何之爲人罪干綱常已爲不孝
之子矣安能齒列朝著盡忠於殿下乎其不爲糾察之任彰彰明甚
豈爲何之一身以累萬世之器乎伏望命收何宗簿之職俾專譯語訓
誨之任以副物望不允○議政府六曹進啓曰上教若曰古未有如
予之病故無如此之例臣等聞命退而思之古無此事豈古之帝王皆
無恙而不行此法哉第以此法不可行也故不爲耳今此法一行後人
藉爲口實弊將莫救臣等竊恐殿下取笑於後世矣伏望曲從輿望雖
令東宮裁決庶務而禮度仍舊上曰予亦反復思之固無妨於事理
矣況中國亦已行之乎更啓曰太宗皇帝精神昏昧不能言語不待
已爲之耳今殿下之疾不如此而遽行此法蓋中國之法有可爲法
者有不足爲法者豈以中國之法而盡從哉人情即天理之所在今群
臣皆以爲不便則必有妨於事理矣願殿下曲從之上曰中國之
人豈不如我國之人斟酌兩行是法哉更啓曰三代以上固無此制而

三代以下亦未之聞也惟春秋戰國之時世子參決庶務則或有之南面受朝則未嘗有也臣等以爲庶務一委於世子其餘禮度仍舊制爲便上曰元魏時世子騎馬過行而百官皆下馬今以臣拜世子何害於義更啓曰臣等非惜其拜興也但殿下之疾不能視事則然矣今不至此而世子南面受朝於義未安君臣之分如天地之不可易安有至尊在上而世子南面受朝之理乎禮曹判書金宗瑞啓曰古先聖人芻蕘必擇今老成之臣皆以爲不可伏望垂察焉上曰予素多疾病非始於今日大臣亦已知之群臣欲使予安心養疾則今日之事豈有止之乎必欲止之則予寧辭位而養疾也○乙巳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上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名分至嚴不可不慎世子雖居上而義兼臣子今若南面受朝百官稱臣則是與至尊無別矣其於名分何如殿下若曰此乃太宗文皇帝故事臣等以爲殿下雖有微病春秋鼎盛固異於文皇帝享年已高疾病彌篤未可引以爲法殿下若以疾病爲慮則允諸事務委世子裁決而已何必朝群臣擬至尊然後可也世子之攝政無關於受朝而世子之受朝實關於名分此臣等所以喋喋不能已已者也伏望殿下俯循輿望收還稱臣受朝之命以

正天下萬世之名分幸甚如必不得已而使世子受朝請依已定正
至受群臣賀儀二品以上各拜則名分不紊而無擬上之嫌矣伏望 上
裁不允○以元昌命同知敦寧府事鄭恭工曹參判鄭忠敬中樞院副
使楊厚僉知中樞院事兼知兵曹事趙克寬平安道都觀察使曹沅全
羅道觀察使○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左
參贊權躔右參贊李叔時等詣闕啟曰稱臣於世子而朝之則嫌於
至尊况資善承華堂乃 至尊臨御之所尤不可也 上曰予非固執
而不聽予病之差否不可以歲月期也日深不減則朝參庶務其可以
廢乎前日卿等啟曰 太宗文皇帝使太子監國專以耳聾眼暗而為
之然 皇帝或親論本國使臣而聾無聾暗但以病故使太子監國耳
今我疾病而使世子攝政何不可之有喜等更啟曰如不得已則坐於
東宮正門東壁群臣行再拜禮何如 上曰大臣之言如此則予心亦
安矣群臣雖不稱臣於世子可也世子於師傳宗親尊長朝參之際允
所行禮其商榷古今以聞喜等更啟曰此事稽諸典籍然後可以議定
上曰使禮曹集賢殿相考諸書擬議以聞仍命改前下教旨曰資善
堂承華堂乃予臨幸之所世子嫌於南面可於東宮正門南面而坐

一品以下再拜庭下世子不答又命晉陽大君瑒安平大君瑋書晉宋以後列國世子故事仍問於喜等曰世子嬪不幸捐世今未終制蓋古制禮無二嫡然次妃升為后者亦多今東宮承徽之中無德儀出衆者然於其中擇其德優者封嬪主內治如何喜等啓曰封嬪則名分至重不可輕議姑以其中有德行者主內治徐觀德行然後命之為主亦未晚也○臺諫闔司詣闕請停世子受朝之命上曰世子受朝不可廢也其節目與政府更議之○僉知中樞院事郭惲爲東大門外巡綽節制使有盧原驛子告強盜者惲置而不捕乃下刑曹覈罷其職貶于忠清道全義縣○丙午司諫院上疏曰綱常天地之大經士君子所當謹守者也苟犯綱常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金何當父喪三年之內昵愛妓妾公然對坐以至生子其推鞠文案甚明無疑由此觀之何之爲人行若狗彘豈可立於聖明之朝乎特以譯語微技曲蒙上恩得免重罰又授爵秩國家之所以報何不可謂不至矣今授宗簿判事夫宗簿古之宗正糾察宗親爲其儀表其任至重非有操行者不足以當之尊宗簿所以尊宗親也何以敗常亂俗之身豈能糾察宗親乎且事必不得已而後有變常之舉何之微能非必宗簿而後報也伏望收還宗簿之

命別叙他職以慰僉望 不允○得旨工曹今當農月雨澤愆期 宗廟鑿池簡儀臺圭表外凡諸營繕一皆停罷○命購杜詩諸家註于中外時令集賢殿叅校杜詩諸家註釋會粹爲一故求購之○宗貞盛遣沙未三甫羅等二人來獻土物○禮曹啓今當農月雨澤未洽若旱災已甚而後祈禱則有害農事請於未甚之前禱雨 從之○義禁府啓呂島千戶崔沅鎮撫姜末生欲邀功受賞擅斬降倭十一人請依律處斬又鎮撫周思義裴湛亦依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從之仍命送沅于金海府堅囚待時示生思義湛減一等○丁未大司憲閔伸左司諫慎幾等閤司詣闕啓曰前日 命臣等曰世子攝政節目已令改之臣等伏審 教旨南面受朝仍而不改臣等今當 殿下違和之時世子侍膳問安之未違和暇受朝叅決庶務乎臣等以爲未便 上曰今各司雖如都察小衙門尚且南向而坐資善承華堂則乃予嘗臨幸之所故已嫌而止之矣乃於世子常居正門受朝叅何不可之有伸等更啓曰各衙門則行首官向南佐貳官則不得向南今 至尊在上而世子南面受朝誠爲未便 上曰此皆無變通迂濶之言何可聽乎伸等更啓曰名分至重先儒已極論之矣 殿下春秋鼎盛而乃有是舉不

可使聞於朝廷與隣國也後世亦必以此藉口矣臣等深以為未便
上曰先儒所論乃常道也權亦不可無也更啓曰權出於不得已今無
不得已之事權不可為也 上曰卿等自以為所啓之事近於理而敢
言乎退而思之毋煩更啓○戊申司憲府上疏曰古人有言曰事急不
可徐行心痛不可緩聲今日之事是已夫世子之職無事則待膳問安
有事則撫軍監國是故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不過待膳問
寢而已未聞任之庶務南面受朝也降及後世太子雖有攝政之時皆
出於不得已此乃一時之權宜非萬世之令典也况我本朝自祖宗以
來亦未有此舉也恭惟 殿下雖有微病春秋鼎盛聖體之平善可計
日而待也 殿下坐於正殿既受朝賀聽治大政而世子別於宮門南
面受朝裁決庶務則是群臣有再朝之禮而政令之出有二門矣事無
體統豈無弊哉臣等固未知其可也傳旨有曰若用人刑人用兵予親
聽斷臣等以為國家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若此大事睿覽聽斷則其
餘乃百執事之事各有司存焉何勞 至尊書曰文王曰有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以此觀之文王亦摠治大事而已 殿下於東宮有君父之
尊東宮於 殿下有臣子之分蓋臣子無專制擅行之理其為名分至

嚴不可踰越矣臣等又念世子每於書筵見師傅賓客必有答禮比乃
尊師重道之美意不可一日廢也今使一品以下拜於庭下則其於尊
師傳重賓客之義何如臣等亦未知其可也臣等以成周盛事望於今
日不忍以叔世之事行於當代伏望 殿下特留宸念命停比舉以慰一國
臣民之望不允○司諫院上疏曰伏覩傳旨若曰予素多疾病比來尤
甚幽君老疾世子攝行政事此古例也臣等竊以謂世子之身臣子之
道備焉是以平居則視膳問寢有事則撫軍監國耳未聞以攝行大政也
雖後世閒或有之是或出於不得已也或迫於事勢也皆叔世之事非
三代之令典也 殿下雖有微病春秋鼎盛當不日平善矣奈何以一
時之便舍三代聖人之制遵後世無稽之舉乎又若曰若用人用刑用
兵予親聽斷其餘庶務皆取世子裁決臣等以為事有體統然後庶績
咸熙群情乃一政刑軍務國家之重事雖日有萬機不出乎此數事除
此之外亦豈多乎不必別付東宮裁決也况一應庶務已令政府直決
又何庶事之足虞乎但今東宮在 殿下左右參決機務則 殿下可
以盡諷保庶事可以無廢墮理順而事輯矣豈可分治庶務以啓後世
二政之端乎又若曰三大朝會及初一十六日朝參予親受之其餘朝

竊有事特受外群臣皆就世子行禮世子於東宮正門南面而坐一品
以下再拜庭下世子不答如此則予得安心養疾庶事無滯而群臣又
不廢朝謁之禮臣等以爲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殿下旣以南面而
朝群臣矣東宮亦安敢南面受朝以擬 至尊乎帝王之位如北辰居
其所衆星拱之若東宮今日北面而朝 殿下明日南面而朝群臣事
體之不便莫甚於此矣此臣等之所以屢瀆不已期於得請也臣等有
以爲大朝賀及有事特受外雖不視朝非因此而有損於事也且竊決
庶政裨益聖治是爲不替庶務奈何排群議而遽行前古之所未有祖
宗之所不爲以駭民之觀聽乎我朝自祖宗創業以來 殿下盈守
成禮樂益彰法度益著四方無虞民樂太平今日之事皆後世之模範
也獨此一事臣等竊有嫌焉 殿下明聖東宮仁孝雖今日行之萬無
疑慮傳之後世豈能保其無弊乎伏望 殿下特垂睿鑑亟還是命以
便事體以安衆心不允○已酉司憲府上疏曰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
時之變是以權者出於不得已非有大變不可行也今有何不得已之
事而遽行三代祖宗未有之法以駭觀聽哉夫彌令不可分也嫌疑之
際古人所重既有承政院出納大政而詹事院承稟庶務則是彌令不

一也。正至月吉。殿下受朝。而其他朝謁世子南面而受。則是似兩朝。廷然其為嫌疑。孰大於是。名曰五六品衙門。亦有南面而坐。則此亦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之義。且上項衙門亦唯一人向南而餘皆不得坐。各有名分存焉。爾安有至尊在上而世子南面受朝。擅決庶務乎。在盛時似無大弊。在後世必據此藉口而弊不可勝言矣。殿下雖以微病有慮行一時之權。若殿下有未安節。則世子當不脫冠帶進藥。先嘗之不暇。何暇別朝群臣。裁決庶務乎。但令世子朝夕侍側。參決萬機。亦足以不廢庶政。而君臣父子之道定矣。何必南面受朝比擬。至尊然後可也。且殿下凡所施為。動法堯舜而獨此一法。反行叔世之事。此臣等為殿下惜之也。伏望亟收是命。俾仍舊制。以正名分。毋貽後世之譏。不允。○司諫院上疏曰。尊無二上。政無二門。如天建地。設之不可易也。東宮雖居冢嫡。義兼臣子。當盡臣子之道。以為他日主鬯承祀之基。豈可以擬至尊于名分乎。若殿下南面而朝群臣。東宮亦南面而朝群臣。殿下裁決庶務。東宮亦裁決庶務。如此則一國而似有兩朝廷。何有於儲副之意乎。殿下上繼三代之盛。治下垂我朝億萬載之典。憲今此一事。有戾先王之遺訓。又非貽謀之公典。其如古先哲王之制。何其如祖

宗付托之意何其如臣民仰戴之意何其如四鄰觀聽之駭何且事之
權變出於不得已也 殿下春秋鼎盛國家閒暇非權變之事所宜有
也若 殿下或未安之節而廢朝謁之禮爲慮則東宮亦侍左右之未
違又何暇南面而朝群臣乎此又不可之大者臣等竊謂 殿下此舉
所損者多所益者少也 殿下勿以臣等之言爲無足聽也願留三思
不允○臺諫交章曰大抵君臣父子之義恒古今而不可易者也臣之
於君子之於父名分甚嚴不可小有踰越雖匠夫居室不可不謹而况
人主之尊國家之重乎奈何 殿下以一時之便敢行是舉自命降以
來中外汹汹罔知端由臣等俱以庸資職忝言路爲 殿下耳目之任
殿下此舉若合於義當先奉行安敢喋喋以忤君上之意願以無稽於
古不合於今名分大紊事體可駭故不敢默默以干 天威古之聖王
至于耄期不懈庶務皆以裁決庶務爲樂而然哉誠以天之所付至
大而民之所賴甚重天下萬世之名分不可紊故也伏望 殿下俯循
輿情姑停是命不允○庚戌禱雨于北郊○壬子成均生負崔沆等上
疏曰竊聞帝王爲治之道以教養人材爲急而擇任師儒爲本前兼司
成琴柔性稟剛明學術精研德行俱全闡望益重誠多士之所取則者

也歲在辛亥特褒賢德超拜大司成臣等咸喜爵命之稱德俄而見代
歷任分憂宣化之職去歲冬再兼成均之任臣等不勝欣忭近以微失
尋置散秩臣等竊念人主用人不以一事之失廢賢伏望煥發綸綍之
音還任成均之職 上曰柔再受私罪不可遽用不允○以旱沉虎頭
于漢江朴淵楊津○命檜巖住持僧卍兩移住興天寺仍賜衣令禮賓
供三品之廩卍兩及見李穡李崇仁得聞論詩稍知詩學今註杜詩欲
以質疑也○高靈人鎮撫石浩嘗於駕前上書其言凡六十餘紙今又
詣闕門獻書展書於地自先化門至中樞院前路紙數倍於前其書大
抵錄中外大小官吏所犯皆誕妄之語承政院請下攸司推劾 上曰
浩誠狂疾者也毋令推劾送還本鄉禁其出入勿令飢寒○癸丑行聚
巫僧徒蜥蜴祈雨○甲寅直集賢殿南秀文病劇遣內醫二人救療竟
不能治遂死士林惜其才特賜棺槨及米豆并十石紙七十卷○初金寶
仁妻王氏於壽親日妬其夫妓妾因憤恨不順於其親令議政府議之
右議政申槩議曰凡爲婦道富順事舅姑不可少違其旨曲禮曰子甚
宜其妻父母不悅去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
禮沒身兼金寶妻當獻壽族親尊長皆會見夫妓妾肆其妬情突入

閨房終不行獻壽之禮其平日不爲孝順斷可知矣於七去父母不順爲首雖與更三年喪今不順於生存之親則其可不去乎不去則非孝也況惡疾與奸既有可去之義則父母不順恐重於此也此而不懲則輕慢舅姑陵蔑其夫敗毀綱常者踵此而起矣且既立三不去之法然又立惡疾奸淫之去之法者以其不堪承宗祀也昔鮑永以叱狗去其妻蓋以罪雖微而不敬爲大不合承祀也是以君子稱其至孝王氏驕妬已甚不順其姑而輕慢其夫其不堪承宗祀明矣今觀棄妻之人論罪勒令復合者甚多然無有一人復合同居者今罪寶仁而赦之復合亦必不肯也乞依聖人之訓姑令離異以振綱常若其悔罪誠心事姑則令所在官驗其實迹論報監司啓聞取旨復合則庶使夫婦偕和終得偕老矣○五月乙卯朔御勤政殿受朝○以旱禁酒○禱雨于社稷○丙辰日暈○傳旨禮曹太祖高皇帝以下忘辰令本曹書雲觀承文院書板張掛每於事大文書勿以其日填之且拜表及使臣迎接慰宴等事亦不用此等日○行太一祈雨醮○議政府啓令承教旨謹按古制太子在東宮西面爲避尊位又諸王公侯受任天朝嫡子攝其君事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又太子於伯叔師答拜今世子於東宮正門南面而坐則有違古制

乞於建春門內別建堂宇西向而坐宗室及文武群臣一品以下再拜庭
下世子不答惟宗室伯叔及師傅先升堂再拜世子答拜其行禮時青陽
傘一鳥杖二十仍舊加設青扇四翊衛司二人佩劍升堂分左右近侍其
餘佩劍亦於堂內分立侍衛書筵官及詹事堂內分左右伏地侍衛入番
別侍衛五十人甲士五十人具甲冑佩弓劍階下亦分左右列立侍衛鎮
撫二人率領分立考察禮畢各還本次若客人接見時則侍衛軍士倍數
從之○宗簿寺啓元尹末生疎薄正妻昵愛妓妾請罪之命奪告身○丁
巳承文院提調刑曹判書安崇善啓承文院即古之文書應奉司也藏諸
詔勅及事大交鄰文書關係匪輕請移於禁內從之○戊午行風雲雷雨
三角白岳木覓漢江祈雨祭○戶曹啓凡爭田者請申明六典及教旨限
春分聽理若春分後據奪他人之田者及奪已播種田者勿論春分後聽
理從之○己未傳旨兵曹監司專制一方庶務煩劇行幸之時累日留侍
行宮則公事遲緩弊及於民自今大小行幸時當道監司及首領官各
其地境迎謁後毋得留近處仍於行宮一百里外州縣巡行處決公事其支
應諸事令支應使及都差使負全掌○還給洪深裴杠告身○庚申御勤
政門受朝倭人吾羅沙文等二十五人隨班獻土物○禱雨于宗廟○傳

肯文昭殿顯德嬪魂宮墓所祭外各殿各宮皆勿進酒○徙市○驟雨
雷震○辛酉傳旨禮曹講武時各道進上方物之數無有定額故難備
之物廣行求辦方物之數多少不同一年兩度備辦之時豈無其弊自
今定其數月令各道監司都節制使處置使每於農隙二月依定數一
度進上禁進數外之物○行零祀祈雨祭○還給李陽德李明仁告身
○禱雨于五冠山德津紺岳楊津○壬戌傳旨刑曹今當農月雨澤愆
期慮有滯獄以致愁怨常赦所不原外一應雜犯徒以下囚人並皆保
放推考雖常赦所不原其證佐人及連累徒以下囚人亦皆保放推考
○傳旨吏曹書雲觀典醫監司譯院以本業出身者差之非本業出身
者毋得充差雖非本業出身者若有通曉其業者并差之且凡朝士受
罪作散人叙用時受罪年月及罪名具錄啓聞已曾立法獨以下等連
中作散人叙用時作散事由皆不以聞未便今後具錄啓聞○尚衣院
鑄宣召世子金符左右隻以進命藏于尚瑞司○全義君李杭尚 太
宗女敬慎翁主生子介同年九歲隣居私奴石榴子思敏年十歲介同
與思敏遊戲思敏罵之翁主奴使人捉致之石榴女仇莊存翁主穢言
罵詈杭又怒使其奴長守德生拿石榴縛而杖之至六日石榴死命下

撓義禁府鞫之○傳旨刑曹禹玄寶子孫犯罪則依原從功臣例原宥
○癸亥行畫龍祈雨祭○甲子降香祝禱雨于諸道名山大川○兵曹
據咸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啓本報議政府曰本道人民累曾入居
五鎮因此舉家流移者頗多南道各官則先王先世陵墓在焉其久居
富戶人民並令後居北鎮實爲未便今後安邊以北人民毋令入居五
鎮使之安業土著且慶興郡先王肇基之地官府衙前儀物既與四鎮
無異請陞爲都護府以副人望且此邑非賊路要害之地請姑以下三
道人民二百戶入居安業若又不足則漸次加入何如議政府啓曰請
依所啓施行但令吉州以南之人四鎮入居累曾受教以下三道之人
慶興郡入居之事姑停之隨後更議從之○乙丑宗貞盛遣而羅沙毛
等二十八人來獻土物○行東方青龍祈雨祭○丙寅徵雨○還給姜
元亮告身○通事金玉振母上言請徵還玉振妻思才密贈奸夫釋加
老之資產下議政府議之議政府議曰玉振本自寒微無傳家財產以
通事累赴京師濫行買賣以致暴富其入朝之人暗行買賣者雖經赦
宥依律沒官載在六典玉振死後其妻思才傳受財物濫贈奸夫釋加
老釋加老亦暗受之此乃彼此俱罪之賊請依律文並皆沒官從之但

已徵之物給王振母○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吉州以南正軍一千六百戶曾移入四鎮而以下三道人民一千六百戶充之已曾受教其後六百五十八戶則以本道多丁人之子督弟姪刷出充數故未充數七百四十二戶以下三道人民七百五十戶充數入居事更受教旨今欲以下三道遞接各道流移人民充七百五十戶之數右七百五十戶入居後吉州以南以北各邑加入居便否卿與都節制使同議以啓且慶源府未充數一百戶以吉州以南一百戶今年春入居事曾受教移文右一百戶今春已畢入居乎如其未畢入居則姑停之未畢入送民戶之數具錄以聞甲孫回啓都節制使金孝誠乃曰今因年歉時居人民專仰倉廩而倉廩所儲不多若不耕之民又加入居則勢必艱食待後年試其兵與食足不足更議何如臣以謂今兵曹移文云各道流移人民盡行推刷將於兩界入居待其定數入居之後考人物多少及空閑田地有無加入居與否更議何如下議政府議之政府議啓曰請依監司之議從之○構王世子受朝堂于建春門內名曰繼照○丁卯行南方赤龍祈雨祭○傳旨禮曹今後諸色客人入京後若有不得已親見人則雖非初一十六朝祭日今隨班肅拜其非親見客人

初肅拜及下直肅拜不拘受朝之日雖非所當親見客人肅拜之時適
值初一十六日朝參則並令隨班肅拜以除客人久留之弊○戊辰傳
旨刑曹今當農月雨澤愆期慮有刑罰不中寬抑莫伸今五月十四日
以前杖罪以下已決正未決正並皆原免本日以前已定徒役人亦令
放還○傳旨承政院堯典曰以親九族釋之者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
稱舉近而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
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則親盡服窮此禮制之常也我朝王
室族屬曾無專掌叙用之司故不論親疎並除官爵實爲猥濫或有受
職年久者或有專未除官者以致不均之嘆自今王室之親叙用令敦
寧府主掌磨勘運汰真僞族屬親疎移文宗簿寺作散久近受職年月
移文吏兵曹啓聞除拜其敦寧府必以有服之親充差其無服之親吏
兵曹因其才幹依他朝士例叙用○宗簿寺啓曾降教旨內四祖同姓
子孫不限寸數女孫限八寸王后同姓旁親限六寸復戶今按堯典曰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釋之者云九族者高祖至玄孫之稱也禮五世袒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大明律議親條云皇家袒免以上太皇太
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以此觀之親盡族竭等而殺之自然之理而疎

遠之親亦令復戶非惟不合禮典僥倖者接踵蜂起弊將難防乞依古
典宗姓限袒免以上女孫及王后同姓旁親限總麻以上許令復戶永
爲恒式從之○義禁府啓李梈殺人之罪按律當絞奴長水德生當
杖一百流三千里 上謂都承旨趙瑞康曰傳曰瞽瞍殺人則舜竊負
而逃天子之父尚爾况今李梈既非懿親亦非八議之人乎然使之處死
則予不爲也收奪告身配于近地何如且燒埋銀及死罪收贖誰爲重
乎欲從重處之子之所言私意多矣然梈之翁主今方在身若配遠方
則不忍翁主隨去矣梈當贖死罪但死罪減等者無贖之之例只徵埋葬
銀然童子殺人則只許贖死罪以其未得加刑也梈之罪何以處之然
後得其當乎爾徃議政府擬議瑞康承命議于政府左贊成河演右贊
成皇甫仁右叅贊李叔時議曰於律未加刑者則贖死罪今梈收奪告
身貶外而又贖死罪則是重受刑也宜當奪告身配近地而徵埋葬銀
也 上從之命奪梈告身配忠清道鎮川縣長守德生除流只杖一百
○以旱禁屠殺斷傘扇○己巳月食○傳旨工曹令當農月久旱不雨
京中公處營繕已會停罷京中私處及外方公處營繕皆亦停罷○親
傳望祭香祝○行中央黃龍祈雨祭○傳旨黃海道觀察使道內惡病

七言實錄卷第一百
十九

濳廣民生可慮曾遣醫救療然病戶數多一醫未能遍治以致隕命予甚悶焉卿其體予至懷曲盡措置並遣本道教諭互相巡行盡心救活母使隕命○刑曹啓祥原囚強盜朴於里金郭仲夫徐儉實安吉守請依律處斬從之○庚午再行北郊及山川祈雨祭○夕始雨徹夜○司諫院上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今當農月久旱不雨聖上夙夜軫慮減膳慙雨放出囚人赦宥徒杖至於祈雨靡神不舉其於謹天威恤民隱可謂至矣宜其休徵日臻以弛聖上宵旰之憂乃今旱魃日甚略無雨徵臣等反復仰思欲陳弭災之道固無可言之弊然臣等承乏言路謹以一二管見仰瀆天聰伏望聖鑑裁擇一貢法之內苟或一田小有陳荒則許令免稅其法精矣至於損田必待一戶所耕全損然後方許免租假如耕一結者或有十卜實而九卜損耕十結者或有一結實而九結損僅以一分之實取十分之租則是所謂以損為實必取盈者矣其田里豈無愁嘆之聲乎乞依六典一結之田損至八十卜則免租之例一戶所耕損至八分者亦令陳告守令及首領官親審如准所告免租何如一書曰欵我欵哉惟刑之恤我今杖罪以下並皆免其欵恤之意至矣然京外死罪累年滯獄者固非一二其

所犯者爲合死滯獄雖以固無冤枉若坐於誣告不能自明以至滯獄
且在獄中無辜隕命者尚或有之則豈無冤抑古人曰囹圄之苦度日
如年乞特遣委差明斷滯獄以伸冤抑何如一各官任內革去之法載
在六典間有州郡因仍不革凡諸賦歛徭役一委任內之吏吏作權宰
逞其已私務行侵漁多般作弊以致民之怨咨願自今一革任內以爲
直村毋使奸吏恣行福威以安其民何如一築城國家重事固不可廢
也是以忠清全羅慶尚各官城子沿邊爲先每年營築然於一道之內
或二或三一時並築無有休息又其監督官吏務要速成日以刻迫爲
能監考頭目晝夜鞭笞痛入骨髓爲監考頭目者使軍人亦如之其苦
至重一日之役有同十日徃徃有不勝而死亡者頗多民之愁嘆固可
知矣一人之嘆猶以爲不可况一道之民乎今昇平日久四方無警雖
不刻期而築之猶云可也願自今酌一道民數之多少或分二或分三
今年出民一分築一城明年又出一分築一城又明年亦如之則城堡
漸成而役民互有休息傷和召災之慮庶可無矣一記曰女子年二
十而嫁夫婚姻失時而幽悶之悶非細故也是以年壯處女官給資粧
成婚之法載在六典而各官守令視爲文具曾不致慮女之族親亦利

於臧獲使喚不告於官年至三四十而尚且不婚者蓋多有之此傷和
之一端也今中外通行檢究定期成婚其族親如有不告者嚴加罪責
里中管領正長有現告者則將不告族親財產量宜賞給何如一傳曰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乃重夫婦陰陽之和順也今也年少尼僧內畜
情欲外飾節義心雖欲婚而勢難發言嗟唏度日以至終身者亦或有
之豈無幽怨之可言哉乞令中外官吏三十歲以下尼僧長髮成婚何
如一檢屍之法不可不明獄之情偽人之生死係焉苟有一毫之差則
斷獄必謬矣今京中及城底十里死屍漢城府檢屍移文刑曹刑曹初
不與檢屍而但將文案推問情由若不親審雖至明之人恐有不得其
情以致冤抑矣况刑曹職專掌刑而獨不與於檢屍可乎願自今如有
死屍令刑曹當該郎廳與漢城府同審死狀則斷獄不差而庶無冤抑
矣 上曰今有災變汝等皆有憂慮予甚嘉之然此事不可急遽予當
徐思而後行之遂下議政府擬議○宗貞盛遣仇羅時羅等五人來獻
土物○定王世子攝政之制以啓本爲申本啓目爲申目敬奉教旨爲
祇奉徽旨○辛未兩命停諸處祈雨祭○傳旨今後如有不得已世子
前親申公事詹事院與承政院同議後申達取決○傳旨禮曹敬老

之禮不可不以時舉行也者老男婦除授一依正統四年四月教旨良家
年九十歲已上白身八品元職九品已上各陞一級百歲已上白身至
元職八品者六品元職七品以上各超一級並限三品而止婦人封爵
准是賤口九十歲以上並皆免賤仍授流外九品女封爵百歲以上男
授十品女亦封爵其速磨勘以啓○壬申禮曹啓宗親袒免以上親身死
者致賻吊奠一從族親所告施行未便今後并告宗簿寺考錄籍覈實
移文禮曹啓聞施行以爲恒式 從之○癸酉京畿交何絲震人○甲
戌宗貞盛遣與毛時羅等來獻土物○傳旨漢城府禁火都監予恐夜
間雨水漲溢民居沉溺其城內水災可畏處令居民預備水災城底十
里水災可及者亦並糾察○乙亥初浙江昌國衛小旗戴弗名等六人
被虜於倭至是逃來遣司譯院判官金精秀押解遼東○丙子傳旨今
後十日一視事間有親啓公事不拘十日之限○傳旨慶尚道觀察使
今送崔浣于金海府囚禁待時者欲使倭人知浣殺釣魚倭人而身被
極刑也今聞秘而不露有乖事體雖不可使之知會然使自傳播於各
浦來到倭人○刑曹啓潭陽囚金一孝毆妻致死請依律處絞從之
○丁丑親傳 太祖忌辰祭香祝○宗貞盛遣馬都甫等三人來獻土

物○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王世子於資善堂承華堂伯叔師傅貳師
接待則東西相向坐交倚 賓客及二品以上則東 西相向坐繩床前
此烏杖二十人改稱司辟以四品充差四品不足則五品併差翊衛司
十六人皆以衣冠子弟美容儀者充差六人佩弓矢其餘佩劍並於堂
內侍衛司僕四人佩劍亦於堂內侍衛 從之○戊寅傳旨吏兵曹敦
寧府有服之親叙用時自身則初授八品凡授職者待滿十五日加資
四品以上依他朝士例加資受職後滿二十月則作散作散年久者敦
寧府錄名啓聞隨闕叙用其中自有才幹可任者及特旨除授者不在
此限○己卯 上謂都承旨趙瑞康曰無時闕門開閉時兵曹堂上及
都鎮撫一同開閉似乎緩不及事予聞古者人君置開門符於枕上若
然則或有婦人小兒擅自與人開門之弊亦爲不可今欲造兵符卿其
稽古制以聞○持平李宗謙啓平山府地廣人稠且中朝使臣往來之
路守令不可不擇今以李士平爲府使士平素不更事且有家醜授此
職不便且閔厚生先爲平山府使以蕪春秋得免臣等以爲厚生若於
春秋館能爲有無則得免外補宜矣雖非厚生亦可爲之則豈可免也
凡朝官出爲守令則其司以事緊請仍本職若拜京中華秩則更不

請之如此之類皆爲不便今厚生之事尤爲不可 上曰春秋館增修
實錄史館不宜屢更改適厚生外任耳若李士平之事予將與議政府
之竟改士平○司憲府上疏曰竊聞舜爲天子瞽叟殺人臯陶執之而
已則殺人之惡王法所必誅而非天子所得而私也今李梈不學狂妄
但以夤緣王室不顧 聖恩恃其勢力狂酷之心益恣其子介同年才
九歲石榴之子思敏亦年十歲其兒童相戲惡談不至大慙石榴女子
仇莊仵翁主穢言罵詈雖有無禮之罪亦不親聞據律無罪不忍小忿
以女子之罪縛其父石榴令壯奴長守德生互相杖之不自乃死其爲
暴虐不道莫此爲甚其奴長守德生等承順其主狂暴之意非惟不能
諫止其於人命死生略不介意作氣盡力非法拷打致隕人命罪亦不
小按律定法則梈當絞長守德生當杖一百流三千里而 殿下以駙
馬之故特從末減只收梈職牒鎮川付處長守德生只杖一百其於罰
一懼千之意何 殿下每於當死之囚必待三覆誠以人命至重死者
不可復生也今梈於大都之中略無忌憚杖殺無罪之人此而不懲後
日如梈者當藉此爲口實而無所顧忌矣前此宗親駙馬罪不至死而
亦收職牒付處者有之以梈之殘暴大惡而付處於農墅近縣則是無

異如田獵遊戲耳安能懲艾也哉伏望將椽及長守德生之罪依律科
斷勿以私恩廢其公法以副臣民之望若不忍置椽於法則流置於東
西邊郡以警其餘 上不允但長守德生加徒三年○辛巳左正言尹
沔啓孟山縣監安自賢以土官受奉禮未受告身又除本職夫守令一
邑之主自賢雖有才能已爲其道土官之職安能鎮服人心請改之
上曰將與政府更議○壬午吾都里上護軍童羅松介與弓知介上護
軍金土豆有隙 上召集野人向化居京者于承政院命右贊成皇甫
仁禮曹判書金宗瑞開論遂饋之羅松介遂與土豆和解結爲兄弟○
議政府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左叅贊權璉等詣闕啓曰今庶務
令彥事院取旨 東宮裁決臣等反復思之義有未安不忍舍默夫承
政院所啓事務煩多然其中直啓公事及外方啓聞之事承政院啓下本
府本府與主掌官預先磨勘當啓達之時 世子與承政院議其可否
每日進見啓達裁決則庶務無繁冗之弊出納無二門事體不駭於見
聞而後世亦無異議矣 上曰予非不從卿等之請也人言心有餘而
力不足者予疾日篤拯治大事尚且難堪予之力不足而至於斯是亦
天也姑待二三年世子明習庶政可也演等曰今聞限年之教臣等尤

切痛悶當更議以聞○持平李宗謙啓日本通信使卞老文之行慶尚
道守令萬戶等率妓十餘人慰送於二三日之程孝文與書狀官申叔
舟不之拒厥罪爲大而事在赦前不可加罪然不懲則無以戒後請罷
孝文叔舟及守令萬戶以示後來且自行守之法立而每當守令除
授時東班四品以上甚少率以西班四品授之此輩出自甲士別侍衛
類皆不更事夫守令分憂宣化民之休戚係焉若州府則民多務煩非
明習吏治者不足以當之臣等以謂如用行守之法宜通行於外方且
東班朝士勞於供職朝夕奔走其諸異乎別侍衛等輩三日入番二十
日休暇者矣別侍衛或以六品受四品者有之矣東班則每三十日只
加一資相去甚遠願自今甲士別侍衛五六品去官後有才者移屬內
禁衛以次遷轉俾無東班不均之嘆 上曰孝文事在赦前何不舍之
更劾之甚耶我國人心率多類此其守令萬戶豈爲孝文而然耶謂其
奉命使臣遠涉滄溟而慰之也且非關係綱常不原之罪而事在赦前
何可罷也行守之法予初稽之古制外官無行守而立法本意亦爲京
官各司濫遷高秩者而設也法立弊生勢之必至凡事大綱正則小節
不必盡料其便否也別侍衛甲士五六品去官後移屬內禁衛事斷不

可行也行守之法通行於外官于當更思之○濟州安撫使馳啓請於
三更防護所築城下兵曹議之兵曹報議政府曰隨後視年豐歉築之
政府啓濟州四面險阻賊船難泊而土瘠民貧築城甚難請仍舊要害
之處嚴加防禦從之○癸未親傳朔祭香祝○六月甲申朔忽刺温昌
哥老遣弟長家等七人來獻土物○放還郭暉○全羅道漕轉船九十
九隻到忠清道庇仁縣法島七十七隻飄風十一隻沉役唯十一隻得
全遣通禮門判官朴回審覈○乙酉賜僧已兩鞍馬○傳旨平安道觀
察使中外丙辰年以上還上未償者皆以布貨徵之輸于本道邊郡從
民自願換米穀以補糧餉已曾受教矣然本道前年禾穀不稔其布貨
姑停轉輸何如大抵官與民貿易則於時直減價然後民必樂從矣本
道邊軍豐年則木綿一匹直米幾斗幾升歉於民間時直減幾斗然後
便之歟築城軍赴防軍入居人等賣布換穀於沿邊之民以自給乃常
事也若官減價而換則民必樂於官而不樂於私然則賣布者不得換
米愈困可慮卿知此意其悉磨勘以啓○禮曹報議政府曰諸種向化
人等率多狼戾所給奴婢多端侵虐以致怨讟甚可憐憫今後如有非
理侵虐者收取奴婢或隔月或隔年驗其悔過賜以他奴婢議政府啓

曰不先開論遽收奴婢則或致忿怨宜論之曰國家優待汝等給以奴婢汝等不加怜恤侵虐多端今復如舊則必取奴婢諄諄曉諭若又不悛則更加開論至于再三又不悛則收取從之咸吉道觀察使鄭甲孫馳啓本道陰雨濛霧氣候淒涼兩麥不熟他穀亦皆不秀南北皆同裁省冗費不可不慮五鎮內會寧慶源鍾城節制使軍官各十穩城節制使軍官七慶興節制軍官五四鎮判官軍官及各堡萬戶千戶軍官各三共計七十二人各從人一名大小馬各一匹一年所供米八百六十四石黃豆一千三十六石十二斗如今水潦方漲賊變無虞請節制使軍官各二萬戶千戶各一以腹心人仍置其餘軍官及判官軍官姑令革罷以擇道內當番甲士之驍勇者充定防戍視今年農事豐歉更議何如下兵曹議之兵曹啓請依所啓施行平安道亦依此例公邊各邑各口子軍官視其防禦緊慢量數減除從之○禮曹啓元禮典三品外官於兩府使臣現身呈參狀從沙地出入坐次則南行今降教旨吏曹參議以下集賢殿副提學以上已行者除守令則禮度一從堂上官之例然通政堂上官已行外官與嘉善以上使臣及通政堂上官已行使臣並行禮坐次一體施行似無間別請於嘉善以上使臣處大廳則由西戶

南楹外入就位前行禮坐於西壁交椅東軒則由分閣南楹外入就北壁近東西向而坐只設方席於通政堂上官已行使臣處大廳則捲帳入使臣在東外官在西相對行禮坐於東壁交椅若有通政以下使臣則坐於西壁東軒則由北階入坐於北壁若有通政以下使臣則異位而坐於通政以下使臣一依續典二品以上外官例若與嘉善以上外官因公相會大廳則由西戶入就前行禮嘉善以上外官向南坐通政堂上官已行外官東壁交椅與通政堂上官已行外官相會主客相揖升堂一行禮一行坐與通政以下外官相會大廳則通政以下外官由西階升就前行禮依元定格例若受坐次則向南交椅三品外官東壁繩床四品以下外官南行繩床判官亦南行繩床若有所犯則依二品以上例區處從之○丙戌傳旨刑曹刑獄人命所關本曹因雜訟煩劇中外死囚未暇詳覆往往斷罪失中以此加設詳覆司郎廳外方則累定差使負反復推問務要得情已曾立法且曾降恤刑教旨有曰勿喜囚人之易服勿要獄辭之速成多方以詰之反復以求之則急速處決非所欲也但近年以來京外官吏雖非曖昧難明之事因不緊節目往復推究亦或懶於處決累年淹滯罪不至死者或致隕命冤抑莫伸召傷

和氣今後中外官吏體予至懷凡諸死刑各道監司移文本曹本曹磨勘
若有更推之事則隨即移文無則即報議政府政府亦即考覈行移後各
道監司即令畢推移文本曹且前項文書以挾板傳送則或致留滯須就
付因公乘傳者傳送毋致淹延以副予恤刑之意○司憲府啓臨江書負
安綬罵辱本邑守令雖事在赦前然陵上之風漸不可長請於咸吉道邊
額全家入居從之○禮曹撰進世子受朝參儀註前一日有司設王世子
座於繼照堂當中西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其有未明有司設王世
子拜位於堂中西向設席典儀設宗室伯叔親及師傅貳師拜位於堂內
宗室在北師傅貳師在南俱東向相對爲首設拜席大君位特設若貳
師正一品則與師傅同一位
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堂庭道南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堂庭道北
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相對爲首二品以上每品設拜席宗室每品班頭監
別設位大君特設位於正一品之前 監
察二位於文武官後東向設僉知通禮典儀位於堂庭道南近東通贊奉
禮郎在西差退俱北向通贊奉禮郎位於堂庭道北近東南向奉禮郎設
門外位如常前五刻兵曹勅所部屯門列仗宗室及文武群官俱以時服
集直房前三刻宗室及文武群官三品以下集門外位僉知通禮贊請中
嚴近伏就陳於閣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奉迎王世子請

後堂以時服升座西向繖扇侍衛如常儀宮官執事官官如書筵詹事院仁順府之類

事官如通禮門監祭之類先行再拜禮如儀時至典儀率通贊以下先就位奉禮郎分

引群官三品以下入就位僉知通禮白外辦王世子出繼照堂升座繖扇

侍衛如常儀奉禮郎引宗室伯叔親由北階升堂引師傅貳師由南階升

堂奉禮至階而止伯叔師傅貳師既升堂王世子就拜位典儀曰再拜通贊傳贊

伯叔及師傅貳師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世子答拜訖奉禮郎引出初

伯叔師傅貳師入庭王世子降立於座後伯叔師傅貳師出庭還升座奉

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通贊傳

贊群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世子不答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

品以上出僉知通禮進堂座前跪白禮畢俯伏興還侍位王世子降坐而

入侍衛如儀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以次出○戊子初平安道慈城

千戶朴春富尋訪新地未得而還召右贊成皇甫仁禮曹判書金宗瑞議

尋訪之策乃賜春富衣一襲更遣之遂傳旨平安咸吉道觀察使新地尋

訪人須擇壯勇謹勤者十九人皆著胡衣冠佩弓箭刀劍多賫餼糧使朴

春富領之晝夜潛形入歸登山望之若見新地則隱占山形四標不露蹤

迹還報其官急速啓達○傳旨刑曹義禁府五月十四日以前定徒役者

並皆放赦而以徒罪充軍者則不在原例其并赦之○禮曹啓顯德嬪
魂宮忌日祭請依俗節別祭行之以爲恒式從之○吏曹啓咸吉道會
寧鍾城慶原慶興穩城判官以武吏兼全人差之如難得人則既有主
將雖短於武才差以長於吏才者平安道茂昌間延慈城江界理山碧
潼昌城義州守令亦依五鎮之例已曾傳旨然五鎮及江界義州判官
則既有主將宜以長於吏事者差之若間延慈城茂昌理山碧潼昌城
是賊路要害防禦最緊雖不得武吏兼全者擇長於武才者差遣從
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刷下三道及黃海道平民四千六百戶將於平
安咸吉兩道入居以實邊郡朝議已定今推刷各道流移人摠一萬三
千餘名也不畏國令轉轉流亡逃避差役甚爲不當夫已抄定下三道
及黃海道平民入居者本無罪之人今若以流移人聲其流亡之罪使
之入居兩界則棄舊徙新之嘆減於無罪平民且於國家徙民實邊之
策庶爲兩全請以京畿開城府忠清慶尚全羅黃海等道流移人勿論
移接以近付籍與否令其道觀察使檢其居計實否人丁多小分爲上
中下量其程途遐邇悉令入居其許接戶首亦皆入居如此而兩界人
物若又不足而必須加數入居則令都體察使及兩界觀察使量數移

文然後乃令會抄平民入居從之○已丑司諫院右獻納趙崐啓臣等
曾啓益山縣監安自賢不宜守令 上教予當更議退而待之以矣今
已經注擬而不適臣等未知可否竊謂出身吏典土官者未知來歷而
補外未便故必書來歷以啓已曾立法此則以其土官之不可為守令
也自賢雖有才能然外方事則猶或知之朝廷之事豈能悉知且以隣
官土官作為邑宰則安能鎮服人心乎 上曰立法本意但慮攸司不
辨吏典土官之族派賢愚而例補外寄耳自賢則曾經平安道監司者
及大臣皆稱其賢予以此用之如此之類爾等必有後言故予亦熟慮
而除之自賢雖起自土官既為守令則誰敢侮之其侮之者非也○庚
寅朴回馳啓飄風船八十八艘到泊於高靈梁其沉沒者十一艘亦不
失米穀唯四艘全船敗沒然無一人溺死 上大悅曰如此之變近所
未有夙夜惕慮今聞馳報予甚喜悅遂賜來報人衣一襲仍賜酒于承
政院謂曰予之數千赤子如今幸得生活予心喜悅聊與諸子設酌爾
等亦可共飲為歡仍賜闕內各司酒果與同喜慶賜承傳色宦者金忠
段衣一領蓋以即啓喜事也又賜六承旨交綺各一匹○刑曹啓司憲
府所由於前數六十名加設三十名捲九十名以為定額每年六十名

立番而三十名一年相遞出番休息從之○辛卯傳旨朴回予初聞漕
轉船七十餘艘遭風漂沒予心以為其船千餘赤子盡為溺沒夙夜軫
慮今見爾書予心喜悅嘉汝速啓以紓予軫慮之懷特賜衣一襲爾其
頌之○議政府領議政黃喜右贊成皇甫仁左叅贊權躔右叅贊李叔
時等詣闕賀得飄風船○上謂承政院曰飄風船人予甚憐之欲量給
所載之米議諸大臣僉曰宜賜京倉陳米予欲待其到京賜米仍饋之
爾等知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續刑典云竊盜赦後更犯者依古制
左臂肘後項上刺字請自今三犯竊盜者刺臉後四犯以上竊盜赦前
後通計四犯右肘後五犯左肘後六犯右項上七犯左項上以次刺字
後又有犯則無可刺之處故只論其罪於前定假屬之處隨卽捕送但
京外賊人互相來往作賊若無文案則憑考為難其不得刺字事由及
作賊日月京中則於各道外方則於本曹及他道具其辭緣移文置簿
以憑後考且黥面立法前通計赦前後四犯以上竊盜不刺臉者依已
曾受教分刺兩臉其後又犯者依續典以次刺字從之○壬辰傳旨司
憲府黃海道江陰安置高得宗其令外方從便掌令李伯瞻啓得宗曩
赴京師妄稱 上體違和擅作呈文邀功希賞矯誣天聰罪莫大焉其

時本府請加重刑特從寬典只令安置今乃未久而又命外方從便殊無懲戒之意請收是命 上曰得宗之罪重故今不盡赦但令外方從便耳伯瞻又啓安自賢以土官拜奉禮告身未經而又授孟山縣監一道之民莫不驚駭誰敢敬服臣等之意以為改差為便 上曰人雖不賢君上用之則固當服從况自賢其道監司薦其可用邑人之不服豈其然乎爾等勿復言之○金浦縣書員朴孝真來啓飄風船六十六艘到西江十六艘到甲串賜孝真木綿一匹命石曹佐郎辛繼祖往西江點檢船隻及軍人以啓○癸巳太白晝見○辛繼祖還啓十二船到西江軍人則一百七十人也更命繼祖賚酒三百瓶饋之○司憲持平張義啓臨民之職所係非輕安自賢本以土官未著士節且土官是衙前也自賢為土官其時守令尚且不逾今自賢又為守令與之並坐亦為未便高得宗之事非係於一身不可輕宥特命外方從便願停是命上曰既已為之不可改也義更啓曰古之用人左右皆曰賢不可也諸大夫皆曰賢不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今自賢但其道監司稱為穎悟耳固非文武出身亦非三科保舉而驟拜守令則後日藉此以三大臣所見濫授者或有之或有京中各司亦有薦其吏典而擢用者

矣願須改差得宗之罪死有餘辜特蒙寬典以全其生足矣得宗前此奉使日本之時罪責深重亦從輕典若其時有所懲戒則必無後日之罪而爲奉使者之明鑑也宜當仍舊安置以懲其罪 上曰古人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者誠以擇大臣之謂也非謂用庶士而言也今自賢大臣熟知而稱其可用故用之何不可之有且以舊日衙前與其時守令並坐雖曰未便古之人薦人而其爵位反居其上者亦多固無害於義也況土官榮拜守令則土官之輩感激者亦多矣得宗海外之人故其待之也以寬爾等何固執如是哉○右獻納趙崱啓高得宗之罪不可不痛懲幸蒙大赦攸司固請而只令安置今又未久許令外方從便非徒得宗無懲戒之心後日奉使者亦無懲戒之門臣等深以爲未便 上曰斯人不得入于京師懲戒亦足矣○全羅道處置使馳報濟州貢船一艘回還本州時義禁府百戶押流得罪婢加磨于本州亦乘此船因逆風泊西餘鼠島倭船二艘來寇舟中掉卒凡六十餘名遂與賊戰中槍者三十九人二十六人死焉其餘得不死被虜者五人賊又殺百戶並槍加磨而去逃還者二十四人 上遣義禁府知事李享增于全羅道推覈死傷之狀又遣僉知通禮門事李繼賢于慶尚道若有

倭人孤草島釣魚還來者則悉皆拘留舉義開論曰近者賊倭殺擄本國人物汝等豈不知之乎反復詰問又責問知世浦留居倭人曰汝輩請於孤草島釣魚以資生業國家既許其請汝等背恩忘德來寇我境殺虜人民頑惡莫甚汝輩亦豈不知耶窮詰推鞠以啓○刑曹啓慶尚道延日囚女三德與奸夫鄭富同謀殺木夫三德律當凌遲處死然已身死鄭富請依律處斬從之○甲午視事○司憲府上疏曰賞罰國家之大典苟或無章人無所勸懲矣高得宗歲在戊午以管押使赴京時通事邊鏤違疾代率平壤通事姜智順以行乃以其子冒名通事濫受賞賜以爲己用又於通信日本之時爲己娛樂將金海吹笛官奴申卜妄稱船上慣熟朦朧啓達其頑黨無忌至於若此罪固大矣 殿下特從寬典不置於法爲得宗者宜當措躬無地圖報 聖恩之不暇略不懲艾又於辛酉奉使入朝欲要重賞將李滿住允察等事擅作呈文且以指斥 聖體違和轉達禮部以至奏聞所謂賣國之奸也其行詐欺天罪不容誅矣 殿下又從未減自願安置未幾特命外方從便若曰有罪當廢悔過即赦則得宗每犯罪惡屢蒙恩宥未見悔過改行而其貪污無厭之心猶故也江陰安置數月之內詎能有新乎究其貪饕之

迹論其矯誣之罪死有餘辜豈可使之從便惟意所適乎伏望亟收從
便之命仍舊安置俾終其身以為後人之戒以副臣等之意知司諫院
事李忠哲等又上疏曰臣子之於君父苟有懷利之心則無所不至
矣得宗之奉賀 聖節也野人之事擅意呈文又 聖體違和誣達禮部
是皆非所受之事而奔走經營以至奏聞非懵然無知而致然也非倉
猝錯誤而致然也非迫於事勢而致然也非出於不得已而然也要立
一朝之奇功以望非常之重賞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賣君父以謀
已利飾虛妄以欺天聰其罪豈可容誅願以事在赦前特垂寬恩得保
首領只竄近地固已未厭人心今又命外方從便稱為從便則與乞骸
骨歸鄉里者何以異哉得宗前此於日本之行及奉使上國皆有罔上
之罪而屢蒙寬典無所懲艾遂至於此伏望收還是命仍置竄所以爲
他日好利生事者之戒 上曰得宗罪實深重爾等之言是矣然予當
初聽其安置意有在也且今外方從便與安置豈甚相遠持平李宗謙
右獻納趙崱啓曰得宗之罪干係匪輕不容誅矣持從寬典自願安置
聖息至矣未幾持命外方從便得宗將何所不往哉濟州是其鄉閭也
從此而無所不往矣不惟得宗一身無所懲艾後之臣子亦無所取鑑

矣且退休田里仕宦者皆有是望以得宗莫大之罪反作田園自得之樂尤爲未便請仍舊安置使之自艾以懲後來上曰非欲特加恩於得宗也但以海外之人貧窮失所予憫其生使之從便耳是與安置亦不相遠也且以大臣廢爲庶人退居田里豈與仕宦之臣退老田里同哉爾等勿言○禮曹啓諸向化人居京都者任情遊戲夜聚群飲或橫行閭里非理求索一不稱意歐傷人命者有之請令里內色掌及管領等直告本曹所犯輕者詰責重者啓聞區處從之○禮曹啓倭人多羅沙也文來寓東平館乘昏擅出館門門者禁之以手歐傷之置而勿論則無以戒後請令監護官詰責且移書島主使不復送從之○乙未以左叅贊權躔兼判吏曹事權技守司憲持平李孟軫爲全羅道都觀使○兵曹啓大小軍士不顧大體耽於閑遊托故受由者頗多雖過限日不即入番故待百日過九十餘日乃見身還仕非惟怠惰不謹宿衛軍士因此踈虞不可不慮况別侍衛則分二番甲士則分六番互相遞代在家休息之日常多上京侍衛之日甚少請自今內禁衛依已曾受教受由限內無故不現者隨即遞差別侍衛甲士除服制式暇外以他故受由者下番後准計受由日數悉令退立以懲怠惰以實宿衛從之

○丙申司諫院上疏曰古者臣子奉使于外擅命制事則雖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之事必以矯制論刑蓋功雖可賞矯制莫重也高得宗之奉命止賀聖節也而其所擅越非唯不功於安利皆以虛偽之事而誣罔朝廷無可賞之功而負莫重之罪若按律定罪則死有餘辜願以事在赦前只竄自願之鄉是亦 殿下天地之私恩也若勲戚大臣有犯重罪不得終以正法則亦且流竄安置得宗既非勲戚可議之人而得比優例亦以輕矣且雖在海外非他向化之比本耽羅土豪既仕于朝濟州子弟薦進之權全在其手又姻連世家其置江陰自願之鄉必不至飢餓之困尋後放之縱其所如臣等之累瀆天聰而不已也賞罰國家之大典國典一弛後來何鑑縱不得復舉之於法仍置竄所無使貪利罔上之人得齒於良民 上曰爾等之言然矣但得宗海外人也予甚憐之乃命外官從便耳○丁酉召右議政申槩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權暉右參贊李叔時禮曹判書金宗瑞參判許翊等謂曰 太宗朝倭寇庇仁縣 太宗一怒拘留到國之倭且舉兵致討彼賊莫敢抗拒俛首効順于今二十餘年誠以對馬倭人非我國無以資生也今亦拘留到國倭人使責對馬島主將執送賊倭及搶擄人物以盡送為限使之

拘囚困苦何如卿等以爲委遣朝官而未得刷還則損國家之威予意以爲近者達子虜中國邊氓朝廷遣王息刷還被虜人口息未得刷還中國尚爾今遣朝官亦何傷也使朝官徃論之曰昔年我國之人與島人戰於海中我國之人不知去向爾先捕賊斬首以送國家良用嘉賞且請孤草島之時廷議不一嘉汝誠心而與之然非直路則論以賊船已曾定約崔浣所殺之倭來到之處實非直路邊將擬諸賊船而殺之固其宜也但以倭有文引浣掩殺之爲非故將置極刑以送金海府待秋今賊倭之事至爲不道然意其汝必不知之也其賊人及虜去人口財物並令推刷出送爲可如此開論推究何如卿等熟議以答俞議曰送尹仁紹先報聲息且體探事情回還而後發遣朝官爲便 上從之遂遣尹仁紹與其弟乃而浦來到倭迎而羅同往對馬島報聲息仍賜仁紹衣一襲及絹帽靴延而羅絲紬三匹苧布一匹○戊戌傳旨兵曹內禁衛是武藝特異近侍禁兵也不宜輕易遷絕故其遷轉取才會以矢數優容立法今兵曹依他新試軍士取才之例取其五發二中以上者有違立法本意且騎槍勢俱中者他軍士則於矢數准計而獨內禁衛不爲准計亦爲未便其更磨勘以啓兵曹啓內禁衛每當春節試放